

清代  
叢刊  
筆記

觚

牘

鈕

琇著

上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觚

鈕

琇  
著

贖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觚賸自序

原夫天為石補光乃麗乎三辰地以鰲勝力且維乎四極蓮生嶽上巨靈運掌而山開鳥走雲中后羿彎弓而日落若其游神六合抗想千秋都非易測之情實有難窮之理然則莊生齊物何得置北溟而不談屈子離騷能無仰東皇而欲問乎况夫鬼盈睽載易留語怪之文神降羊言史發興妖之論杏壇書垂筆削辨六鷁之晝飛龍門事著興亡誌一蛇之夜哭是知虞初小說非盡出於荒唐郭氏遺經固無傷於典則也余也生雖已晚世不逮夫娜嬛思則靡涯心常傾夫薈叢幼而就傅延吳札於楓江長且服官謁徐陵於柏府初垂縞帶便學長吟繼傍玉臺每聆新語入燕都而懷故國記覽夢華登梁苑而晤名賢書攜行秘迨夫辰纒素鞞貧典黑貂旅食三年不斷泉魚之淚官歸十里無餘劉寵之錢遊跡則雁池鳧渚閱歷偏賒行裝則玉格貝編討搜獨富既而聽難函谷策馬蘆關歎密法於秦灰欲辨怪哉之氣懷和聲於周鳳還題吉了之名碑洞文章收諸綠笈橋山陵寢繪以黃圖今則仍館銀章更臨珠海鷓鴣啼處朱旗錦石之鄉蝴蝶飛時丹竈羽衣之洞官逢鬪殺得虎說於荒江語習媿隅成魚吟於蠻府梨花賓至快雄辯之當筵話雨人歸喜華賤之在篋於是傾觚授簡抄以小骨因而別地稽時彙為全帙言其大畧蓋有三焉爾其蕭斷吳門曲留小海筑推易

水歌起悲風松散揮絃廣陵之音欲絕潘邠閣筆重陽之句無多苟非聞此嘉名誰復求之  
幽壤至乃江頭孝女黃絹無傳塞外文姬青娥莫贖簾窺燕子新愁鎖夜月之樓門倚桃花  
舊笑憶春風之徑維美昭於繡管斯艷發乎香籤更若大夫觀止雅擅多能君子至斯夙推  
博物疏不遺乎草木學邈詭經註兼及乎蟲魚功期翼雅爰以資其考索非止襲夫傳聞然  
而宇宙茫茫人如粟渺江河滾滾世亦萍浮目不越于方隅每以常而為怪心苟通乎大造  
將何幻而非真念茲得失之林總歸陳迹悟彼逝來之境庶得遐觀姑存此日瑣言且曰珠  
能記事倘附他年野史亦云稗以備官焉爾

康熙庚辰三月既望吳江鈕琇玉樵甫書於高明官署之根青閣

觚臚總目

卷一 吳觚上

歲寒集

貞白樓詩

西山五七言

布囊焚餘

虎林軍營唱和

力田遺詩

序賦創格

紉蘭詞

芷崖詩句

秋燈

虎邱題詩

逸老堂對

秀門三絕

酒芝

陶庵剛正

釋氏親送

奏毀淫詞

扁舟訪隱

公歸集

怨鶴行

鬼誤

術者言

僧虎

今樂府

益都高義

憤僧投池

卷二 吳觚中

仙根

樵隱

事類翁子

鶴癖

沉香街

借卧魚缸

泥無身

史癡

小楊枝

白月

佞佛

去年此日

邵邑侯前生

桃花魚

蛟橋幻遇

藏金券

吳充墓

瘡言

爐中造化

木偶出號

吳介繁

笠澤古柏

白鴿紅豆

羊珠

疥蟲

浮桶

茅栗

水災風變

科名異數

賦梅釋雲

酒兵

黑漆漆

釣叟慨言

卷三 吳觚下

姜楚蘭

雲娘

沉香瘞狸

河東君

湯素碗

墨池

昧娘

顏吳才媛

李婦金氏

棲梧閣

小鸞

宛在



張麗人

卷四 燕觚

朱園墓表

誚鄭

西園蘭石

延平女子

杜亭

劉將軍

李侍御

癸未榜

鬼徒

半仙

驢孕石

粵藩豫定

再世婚

圓圓

李旂六

水樹

姜郎

琥珀案

竹垞詞

碧血

三別號

程公引

福壽難兼

服禁

晚過

燕京元夜詞

五經中式

卷五 豫觚

訓史名言

鳴鈺薦試

除夜覘士

呼名批頰

潛竄衿錄

李通判

淡如

古古詩

息壤

牡丹述

人蛸

孫家庄

讐驢

雲蟲

尸行

判官薦才

產龍

劉船

秦大漢

木介

笋根稚子

自怡編序

臘月雷

屋梁三花

廷式再見

卷六 秦觚

兩大文章

蔣山傭

秦將禮客

榭葉集

杜曲精舍

一康

石經

景龍觀鐘銘

曹全碑

兔

七月天

米畫

慈淨

筠眉幽婚

粟兒

牧化

空中黃織

對羊

崆峒鶴

樹蜜

水鴉兒

乳鼻

旱草

天雨蟲

神僧

屈曼

白巾

金蝦蟆

飛浮石

乩書

高宮詹

卷七 粵觚上

五瘴

仆木自起

六貞女墓

啖石丐

焚旗

天涯亭

雪遘

百歲觀場

逍遙居士

花乳糖

不昧堂

粵社以榕

巡檢附魂

荔根屏

相思子

花田花塚

語字之異

鴛鴦墳

南海神廟

兩海賊

徙民

產卵

浚濠得碑

西園瘞爐

舒氏義烈

廣東月令

惠士陳言

木中少女

八分書

卷八 粵脈下

張將子

共塚

白石獅

洪廟神夢

五華山故宮

琉球使

獻花寺僧

俺達縱暴

跛金

禍兆斬頭

偽牘諭降

投江詩

金首

肉毬

阿魏

月中仙樂

綠瓢

石言

著書三家

孟謀絕句

續編

卷一 言脈

字訓

文章有本

畫

格軒雜咏

總戎佳論

故友箴言

玉劍說

京師竹枝詞

藝林名句

醉隱記

禪諷

牡丹狀元

清客天

三通

書名

聖武成功詩

曹娥碑辨

家國同慨

西溟書

棉村麗句

詩聖

脫換法

樾巢近體

律例

園竹詩

首尾限字體

桃花圖

天粘

東里奇句

支干

卷二 八人觚

淄川小聖人

嚴拒夜飲

芙蓉閣

食德祠

英豪舉動

妙寃

王价人

李生孝友

獻詩保寨

趙公裕後

預草典禮

月涵

得樹

簡公雪冤

湯司空

傅徵君

西臺篤行

阿顛

二潘

亞穰成神

張羽軍

義娘

觀人之法

歸癡

卷三 事觚

新城家法

喉簧腹鼓

啞樵

海天行

丙辰會狀

綜

魚頭

季氏之富

溺妾入夢

象聲

白菓散

嗣姑化男

名字前定

鉸鉸

雙雙

澤民實事

于家琵琶

夜光

豹仙

猿風鷹火

東坡亭

奇嗜

兩夢

紅衣土偶

相墓四大惑

樹怪

還金

紅娘子

小陵骨

十力前知

小塵師

岳家神兵

卷四 物觚

行在貢獻

畫水

白蜺

吐火獸

物尤命

狨

孝羊

白蟻

粵之猫

蜂君臣

石長

孛畫

奇觚

塔影

諂虎

桃核觚

大甌灣

味聖

蘇州土產

天井

萃仙丸

雪姑

玉籠

鼠魂

雁翎刀

頃刻酒

豕蛻

瓦溺器

助雷殪蛇

噬逆

金銀變化





觚賸卷一

吳江鈕 琇玉樵輯

吳觚

上

歲寒集

余幼從吳南邨先生於家塾受尚書左氏傳及時制義所見著述甚富惜在髫鬣不及抄綴成編未幾夫子下世遺藁零落越今三十餘載偶於故麓中搜得數章敬錄於此擬道路憶山中云微陽澹遙薄羈客困塵鞅珪帛策今志烟霞屬曩想遲遲楚粵郊一步一迴仰靈境隔紫霄夙昔憑誕放墜喜薦春屐歸雲麗秋斃軒開納曙景襟豁春初爽自生性情悅願領丘壑長浩浩九門津恢恢千目網野犢被文錦雖貴非所賞銅斗瞻漸碧禹穴顧已莽新游非故鄉登頓益慨慷空抱嵇生琴戚戚發哀響追和孟東野審交云枳棘初生時青青似柑袖滋養待成林芒刺傷我手結交非其人不但初心負名義如日星斯人等埃垢君子田中未小人田中莠同畝而異根安得秋實茂甯為管華薄莫效蘇李厚厥初或依違鮮終誰執咎咏梅花云百卉千妍競艷陽有人籬角問孤芳寒交近與蒼松絕濫籍秦官亦可傷賦得城春草木深二首云名區屯宿莽春向幾人家衙晚聽啼鳥碑殘卧落花堂巢無主燕池唱在官蛙何必曾侯印東門徧種瓜百戰餘荒壘陽和尚草萊青帘花外肆烏鵲雨中臺怨氣

流為火腥痕繡作苔登高如可賦愧乏鮑生才田家秋興云九月築場後田家事幽斷橋  
霜下坂修竹水邊樓鷄犬無心畫菰蒲有望秋蔣蔬攜鋤短栽枳結籬稠燈火鄰舂共魚書  
社飲修落桑杭入甕覆草稊成丘蒼曝貪朝坐溪雲動晚謳牽蘿閒補漏策杖遍尋儔夢以  
無因永行緣得句留所須無凍餒城市有何求寡女行云明月夜照井上霜如花寡女開中  
堂當軒軋朝復暮機中之錦他人裳夜闌月轉燈燼滅獨向空牀抱冰鏡君不見東家鶴  
髮娘垂老嫁人為媵妾西門行云西門有高塚乃是城中富家兒當年不樂為後人嗤後人  
嗤後人仍效之日復一日坐令青鬢絲疏布裘屈木卮此物我所製奈何坐令他人嬉城中  
車馬客不向西門塚上馳即向西門塚上馳塚中之人不能復起相追隨請盡今日歡明日  
非我知東門行云出東門意欲前欲前未及得前遠聞兒啼女泣使我僕馬為流連君但行  
勿留連堂上有兩親機中有絲口一縑賤妾舖糟糠終不令君親饑且寒道傍之水泥濁濁  
長安馬多食粟一車覆一車續願君為臣忠為吏廉吹風到茅屋結駟歸來非我欲西山爽  
氣云雨歇池館涼開軒睇原隰遙峰如盪櫺蒼翠淨可吸竹樹延清暉苔階響餘滴羣鳥次  
第起遠背晨光沒我意亦悅之曳杖遙與即曠然融心神領興自給松風塞雙耳米鹽詎  
容入出門無可營坦坦任所適寄題周藝菴新居二首云周子幽棲處浮名信可逃竹纒埋

瓦屋水足受魚。初近渚鏡。菴蔕低簷。見桔槔。從知子去後。雙板沒新蒿。學秦通小徑。雞犬自成邨。亂水繞三面。數家同一門。塾童來問字。鄰叟共攜尊。縱遣桃花出。無人解覓源。寄故鄉諸友云。白雲紅樹隱溪塘。何處登高可望鄉。百里畏途天外夢。兩年愁鬢客中傷。刺秦慚負千金諾。歸蜀空迴九曲腸。倘有貧交問流落。尚懸雙眼看蒼蒼。夫子為王崑崙山人之甥。明末食餼歸安。名馳三吳。兩浙間鼎革後。改名宗漢。號南邨。與兄東里弟西山偕隱。日以丈酒相娛。并手輯同志之詩曰歲寒集。先生為人溫厚而嚴正。終其身絕跡城府。吳興莊氏子聘修明史。堅拒之。卒免於禍。

貞白樓詩

余族兄易庵先生名榮。與先君同受知於黎博庵副使。鼎革後築樓溪濱。繞以修竹而種菊。其下賦詩飲酒絕意人世。自南邨師歿。先君即命余從易庵遊。今易庵年已八十有二。無子以繼其傳。手抄貞白樓詩寄余。若其餘之傳之者。存其一二。亦可以見氣象之恬。襟懷之峻矣。閨上已序云上已不詩。閨而詩紀異也。蘭亭已矣。楔事猶存。雖迹類嬉遊。而志存蠲拔。懷潔之士。實欣尚焉。於斯時也。澄澤流鮮。朗區披秀。洛川名閥。撫令節以舒光。洧水麗姝。激景風而吐艷。斯誠騷邁之歡辰。咏喁之良邁矣。迺者。節序乖疎。賓朋散逸。黃龍夢香。白水吟空。

言念曩今能無涕悼當右軍作記年冠永和乃其臨流感慨猶致數於世殊事異揆厥所悲一何遐也至元嘉祖道之篇永明禊飲之什金石畢陳鈞天雜奏宵眇寂寥風斯邁矣南樓倦倚觸緒興哀漫賦五言忘其拙率詩云入春競勝事我復愛花長曲水門闌舊薰風節序新被除如有待觴咏豈辭頻寂寞尋芳侶重來訪隱淪上巳日種菊云未肯忘秋興霜花手自栽力鋤非種去懸想故人來宿土承新露疎籬傍老梅相依成密友日夕共徘徊又秋懷十首殊有靖節風致今錄其二風霜頗感厲敗葉走階几我庭日寥廓一望盡披靡人事苦哀謝天道有傾否古桂發幽馨吾無隱乎爾俯仰觀幻化斯理本如此又云西風頓涼冷衣被應裝綿妻兒負單夾欵欵當我前問我我不應四顧空茫然南鄰貧徹骨北里富薰天造物本不齊豈復關愚賢

西山五七言

吳西山重暉行十南邨先生之弟少年詩名甚著惜早卒其詩長於寫景如野眺云花明背郭寺柳暗入村橋醉歸云荇亂牽搖櫓鷗鷺觸過船村居云木脫雲辭徑未登鳥集門吳興旅次云老藤隨樹倒危石帶沙崩村橋遠眺云天長眾鳥去林遠細烟升春窗對雨云窗雨沈花影簷風落鳥聲游硤石東山云柳添鶯坐穩栢老鶴巢危曉寒云霜花驕古木水骨壓

狂流春夜步月云暗香花隱月迷路樹鉤衣七言如題畫云遠水日斜漁倚棹空山雲起客登樓入山云江寒雁落蘆花國山冷人歸楓葉村秋霽云檻外雨過羣壑響簷前風定一蟬聞春怨云鶯殘好夢憎啼鳥催理新妝惱侍兒新遷云竹孫脫箨看過屋鷗母攜雛並浴川雨望云廢苑亭臺新牧隴孤村烟水舊漁家秋夜云幽砌露寒蛩近榻荒園槿落火穿籬皆可傳也

布囊焚餘

張元著先生起自海中部落解散竄身僧寺杭守臣覘得之與愛僕楊貫王幕友羅自牧同被執就逮之日公烏巾葛衣不言不食者數日惟啜水而已臨刑二卒以竹輿舁至江口先生從輿中出見江上青山夾岸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筆研作絕命詞付行刑者自牧與貫玉俱從死焉所著詩詞貯一布囊悉為邏卒所焚其遺在僧寺及民家者僅數篇近體三首云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閭位在於滇桐江空繫嚴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將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又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鷓夷又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

笑巖巖雙髻難容五嶽往一帆仍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蚤青史他年任是非古風一首  
云蘇卿仗漢節十九歲華遷管寧客遠陽亦閱十九年還朝千古事歸國一身全余生獨不  
長家國兩荒烟飄零近廿載仰止愧前賢豈意避秦人反作楚囚憐蒙頭來故里城郭尚依  
然彷彿丁令威魂遊華表巔有覩此面目難為父老言智者以為辱愚者笑我頑或有賢達  
士謂此勝錦旋人生七尺軀百歲豈復延所貴一寸丹可踰金石堅求仁而得仁抑又何難  
焉

虎林軍營唱和

吳愧蒼名炎潘力田名樾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二月同以史事株連繫虎林軍營吳有  
營中送春詩云一半春光縲絏過唾壺敲缺待如何鶯聲啼老聽難到柳絮飛殘撲轉多晚  
晚斜陽連雉堞朦朧短夢遠巖阿不堪往事成回首總付錢塘東逝波潘漫成四首其一抱  
膝年來學避名無端世網忽相嬰望門不敢同張儉割席應知愧管寧兩世先疇悲欲絕一  
家累卵香難明自憐腐草同湮沒漫說雕蟲誤此生其二吳關一路作羈纍棘木庭前聽五  
詞已分殘形輕似葉却憐銜足不如葵下堂真愧先賢訓抱壁幾同楚客悲從使平反能苟  
活他年應廢蓼莪詩其三園土初經二月春薰風又到縈維身流螢夜度緜袍冷採薇朝供

麥飯新。敢望左驂歸。越石還期長。珮擬靈均多。情最是他鄉。侶閒譜龜茲。慰苦辛。其四閱歷  
風霜祇自疑。難將身世問。時冥窮愁只合吾。儕事姓氏羞為獄吏知。見說成書刑鑄鼎。不聞  
有夢召胥靡。南山此去躬耕好。未可重題酒後詩。吳懷古四首。咏岳忠武云。將軍野戰最知  
名。半壁河山一力撐。義在春秋臣節殫。法過韜畧陣雲明。運移宋歷終江海。功就蘄王敢弟  
兄。痛飲黃龍千載恨。錢塘夜夜有潮聲。咏伍相國云。閭闔行歌未死身。一言投契作宗臣。報  
仇暮日忘荆國。扶眼哀年看越人。羅刹江頭潮最怒。姑蘇臺畔草長新。蟲沙猿鶴無窮化。願  
向波濤問大神。咏蘇文忠云。杭州刺史最風流。蕭鼓樓船春復秋。譏誚每櫻丞相怒。判書常  
應老翁求。六橋花柳蒙遺澤。兩岸湖山紀勝遊。當日憐才豈無意。峨眉夜月照高丘。咏于忠  
肅云。開元城外黑雲屯。土木營邊日月昏。手挾六龍羣喙定。身擔一線國威尊。戰爭有幾禁  
南牧。繒幣無多返北轅。兩字獄成明主惜。高名贏得並乾坤。與美生對酌絕句云。平生恨不  
學屠沽。輸與高陽一酒徒。此日尊前須盡醉。黃泉還有賣漿無。是歲五月吳與潘俱磔於杭  
之弼教坊。同死者二百餘人。先一日吳語其弟曰。我輩必罹極刑。血肉狼藉。豈能辨識。汝但  
視兩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聞者無不流涕。

力田遺詩

潘聖章著述甚富。悉於被繫時遺亡。間有留之故人。家者因其惟法甚酷。輒廢匿之。如杜詩博議一書。引據考證。糾訛闢舛。可謂少陵功臣。朱長孺箋註多所採取。竟諱而不著其姓氏矣。余幼從學吳南村夫子時。曾錄其古近體詩數篇。留敝篋中。今檢而存之。并著博議所自。以俟能表章者。其讀五代史云。唐室亂。天紀鷲猛。化侯王健者。夜一呼。萬乘起。徬徨取守。既同道。胎謀安得良。遂令燕雲地。化為狼與羊。倒受太阿柄。失勢還自戕。有宋鑿其弊。居重御四方。矯枉失之過。國威遂不彊。善哉府兵制。作法貴於涼。卜居二首云。每愛西山好。烟霞無蚤昏。茶香晴送鶴。果熟曉爭猿。得意花顏色。會心鳥語言。幽尋偏得性。獨往志空存。極望草萋萋。春原肥乳羝。青桐誰見實。朱鳳爾何棲。短褐晨霜重。征塵夕照低。浣花溪有約。杖履不應違。關山月云。繡衣金匱。寶馬鐵連螭。出身誓向邊。場死那能宛。轉妻兒前。離家復見故鄉月。見月思鄉情。不歇天山飛。鳥却向南隴。頭流水分鳴咽。幕前健兒歌。且悲霜寒風勁。胡馬肥。閨中遠不聞。吹笛塞上愁。誰聽擣衣可憐夜。夜關山月。只照從軍不照歸。丁亥春與文心兄理平川舊業歸途有感云。草堂幸已賦歸來。別業藍田且共裁。廢驛舊經征戰盡。野花初向別離開。數通畫角連笳起。一樹斜陽帶鳥回。照水獨憐華髮改。詩碁兩事老餘才。憶戊子秋過外家東衡里。因寄表弟章伯升云。數載烽烟隔渚隈。清溪整色望中開。山將落日排



雲去水抱孤帆拂岸來。卷口燕巢春繞樹。門前虎跡曉衝苔。援琴四壁貪何恨。孫叔當年不治財。奕隱贈雲間謝繹之用。枰字云。扁舟問我雪溪行。坐覺九峯秀色生。當局盡從疑處失。先機誰向敗中爭。白雲侵戶明書几。紅葉當階覆石枰。身世漁樵何處穩。獨能蟬蛻任浮名。酬王雲頑夕坐有感見寄云。虛無映捲簾。林壑尚餘炎。露咽蟬高樹。風吹月短簷。雄談曾壓膽。怪事幾張髯。鄭重瑤華贈。聊從紫氣占。靈巖懷古云。半空塔影迴參差。入眼興衰欲問誰。麋鹿有情傷地僻。草花無主恨年移。溪山尚倚吳王劍。江月空彎西子眉。薄暮老僧為指點。白雲封處六朝碑。和陶乞食詩。贈乞食諸公并序云。辛卯秋。村民十百為輩。望門投食。予謂救災卹鄰。誼也。况上無所呼號。下不為剽却。而俛首一飯。猶良民也。淵明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日月尚悠。為患未已。乞食賢者之事。乃眾人優為之。慨然有作。溝壑勢所迫。質買行安之。促步望烟火。低頭好言辭。善惡主人意。高義無嗟來。升斗竭所餘。滿腹輒廢危。感激話疇昔。內熱群羊詩。同里無賑恤。曷云濟世材。愧客供給薄。強飯以相貽。移居詩。贈人云。近知卜築到江濱。遊跡聊依水岸分。波底白鷗漁有國。天邊蒼莢雁為羣。故鄉回首桑麻接。曲徑通人雞犬聞。吾亦經營滄海計。乘槎浩蕩一從君。

序賦創格

陳鶴客三島長洲人崇禎末為博士弟子有聲國初晦跡授徒然故國黍離之感不去於懷終以憂憤成疾年三十有四而卒曾為余內兄畢西臨作當泣草序曰畢子西臨以終生上策之年懷太傅度湘之志被明月於江臯爰歌九辨悲雨雪於阪道兼作四愁乃示予以詩其自命曰當泣草噫嘻悲夫仙人羽蓋望姑射以何歸帝子霓旌仰橋山而莫及王泉河畔水漲桃花銅馬門前風吹秀麥故府久為拜月之庭行宮竟作祭天之宅朝圍獵騎萬里揚沙暮起笙歌九門落日西山草綠誰傳社飯於諸陵北殿貂黃徒思臘酒於故闕逢荆卿之故友相對生悲登樂毅之空臺自然飲泣若夫道指金陵客歸江表風景蕭條河山綿邈金鳧銀雁盡出人間細柳新蒲悲從父老鳳凰臺上朝來麋鹿之遊鵲鵲觀前夕作牛羊之道劉琨既逝嘯未舉而樓空祖逖云亡雞既鳴而天曉山中公子誰共攀夫桂樹道上王孫獨自尋夫芳草遂乃下雲陽登石屋望遠則目屬青龍臨空則悲生黃鵠彈箏拊筑傭工歌變徵之聲短笛橫蕭乞食吹小海之曲華屋增羊子之悲窮途起阮公之哭於是駕雲螭乘白霓王良為御造父前馳巫咸申命詹尹陳辭遠遊誰去茲舉何之橫四海其焉極望夫君而太息弔玉米於江陵奠椒漿於太乙鳳吹寂寞空存雲母之山鸞蓋飄零徒憶辛君之邑僊城飛鶴懷往日以悲鳴蜀道啼鶻見故家而飲血浮雲白帝之鄉羽旗何處細草黃陵之廟

珮聲俱沒斯則懷古思今悲從中起表松栢於林間不獨齊君歌烏鳶於江上寧唯越子乘  
犢過翟義之臺感歌薤露執紼拜田橫之墓盡唱蒿里聞者無不心傷見者為之髮指然則  
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問道則路無朱燭寄書則江無赤鯉候旭日於成山文鳥不來望飛雲  
於海曲青羊莫止錦江彩石信窮河漢之槎金馬碧雞日斷岫嶼之使所以仲連絕跡於海  
濱伯鸞息影于吳市莊舄之思越國哀感旁人鍾儀之操南音情惟故主萱草非可忘憂荼  
苦其如甘旨嗟乎世修曼以多艱心悱惻而永嘆往路憂多焉得化蛻於嬰弟來日苦少不  
逢斟雉於彭錢悠悠蒼天其已焉哉乃為之歌曰上有漢兮雲漫漫望北斗兮不能攀舒長  
嘯兮心未安感皇穹兮獨無言歌既闕畢子泣數行下而去詩序以賦體用韻此為創見又  
有賦而全不用韻別創一格如南村先生病賦皆極文心之奇變不斤斤摹古求工者也賦  
曰人之生也如天之風如水之漪如耳之鳴如駟之驟如巫之祝如螭螭之躋如燈之葩如  
蜃如沸如冰如烟如鐵之出於火入於水如露如花如富家兒如仕如觀史如樂如御宮女  
如月之魄如夜之旦如旦之晝如晝之夜如交如問途如咒如鄒魯關如財如戰如聚如笑  
如男女合如魘如兒言如婚如君臣如蠶如白雲如黃雲如黑雲如青雲如雷如爆如仙如  
佛如霏如醉如老生之講學如弟子之從師如佞如蒞如盜如雲之出於山歸於山如水之

洩於山蓄於山如優如博而其死也幽幽爾荒荒爾遽遽爾沈沈爾冲冲爾墨墨爾而水然  
而夜然而石然而槁然而客之歸然而草之秋然而冰之漸然而偶然而塊然而角然而銅  
錫金璧種種然而瓦礫甃缶種種然而楹棧柱牖種種然而矛及鉦戟種種然而脛然而背  
然而愚然而瘡然而其生未極死未及也而鬼為之崇而人為之崇而暑為之崇而風為之  
崇而日為之崇而飲食為之崇而仁為之崇而義為之崇而醫為之崇而巫為之崇而其耳  
也與天通不然胡雷而其目也與林通不然胡花而其鼻也與魚鱉通不然胡腥而其舌也  
與道人通不然胡鐸而其髮也與狐通不然胡鬣而其髯也與秋通不然胡凋而其腹也與  
軍通不然胡戰而其膽也與大將通不然胡怖而其心也與繅通不然胡繁而其背也與山  
通不然胡石而其尻也與朝士之口通不然胡結而其溺也與斧通不然胡割而其膝也與  
弩通不然胡勁而其股與足也與金通不然胡沉堅而不能舉而生也而死也而非生也而  
非死也而或生也而或死也而未生也而未死也而生忘其為生也死忘其為死也而病也

紐蘭詞

三吳詞家稱朱陳兩檢討陳以蒼雄擅奇朱以生新標雋俱已譽高黃絹價重烏絲若黃子  
鴻所著紐蘭別集風流俊邁非不可追響東堂齊踪西麓也摘錄數闕以見其概昭君怨咏

落花云。每愛春來偏蚤。縱是雨過也好。小徑不生塵。發香茵。幾點糝苔綠。襯一捻繡鞋紅印。生怪燕喃喃。帶泥啣。踏莎行云。宿雨隨收。春寒頓軟。博山銷盡沉烟篆。越羅裁得。稱身無黃昏蚤。是停刀剪。燭影偏明。花陰又淺。井桐休放月痕來。玉階剛卧。金鈴犬。風流子。題城西某氏園亭云。柳岸試維舟。蒼苔路。彷彿認層樓。想曉燕催粧。春鶯教伎。雲翻舞掌。雪噴歌喉。誰曾管疎簾難隱。笑小扇不障羞。紫陌塵香。重停五馬。紅牆月冷。悄候千牛。風流渾未厭。奈珠沉翠殞。是事休休。忍看雕甍畫棟。冷落山丘。但雲去雲來。有時有夢。花開花謝。無地無愁。題取斷腸詞句。當我纏頭。一剪梅云。逆遷山根帶浦沙。也有樵家。也有漁家。酒旗挑出竹籬笆。映朶桃花。映朶梨花。宿雨初收日向斜。幾點飛鴉。幾點棲鴉。碧江偏是渺天涯。半被山遮。半被雲遮。水龍吟云。霜容莫笑龍鍾。少年曾是推豪興。高陽伴侶。三春逐日。聯鑣飛鞚。山北山南。芳菲賞遍。別尋幽勝。記披襟直上雲峯絕頂。渾欲喚青天。應誰道。多生蹭蹬。舊情懷都來難稱。十年回首。交游嚼蠟。功名墜甌。除却枯吟。酒腸甚膽。消磨無剩。但秋來猶愛。斷鴻聲。苦把危樓凭浪淘沙。江上晚眺云。萬里瀉長洪。雪捲秋空。自憑天塹界江東。北向投鞭南擊楫。多少英雄。閒擬話從戎。夕照沈紅。布帆蕭索挂西風。無限滄波量不得。付與漁翁。子鴻名儀常熟之鶯沙人。

芷崖詩句

蕭詩字中素號芷崖居華亭之壯行鎮以攻木為業博學能文尤長於詩斤削之暇間以吟咏蓋呂徽之朱百年之流而以藝隱者也所著有南浦集適於沈子竹西齋頭得其詩若干首其五言若聞雁云稻梁謀自遠霜月韻偏哀過堽堰菴訪澄初上人云水清魚入定林靜鳥忘機七言若春夜同友集南陔齋云雄心每為風流折逸興能教禮法疎過澄懷草堂憶王子井廬云庭前孤直看槐樹池上丰神望柳絲輓桐月校書云空階蕙草遺香佩小院榴花憶舞裊贈別諸遠之云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可稱佳句其度關一律最為時所傳誦詩曰獨身遊萬里深雪度重關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馬隨雞唱發心逐雁飛還東道多賢主葡萄壯客顏

秋燈

元宵張燈是處皆然而我邑獨盛於中秋且作龍艦數十俱龍燈為鱗甲蜿蜒垂虹釣雪間波光月色上下輝映香輿夾路畫舫盈湖簫鼓管絃之聲達曙不輟顧英白有江城秋燈篇云吳中燈市元宵盛萬戶千門共輝映土風又見賽秋燈龍舟綵鷁相誇競昔日天家正太平秋宵燈火徹江城爭連冶袂探花飲共踏長橋玩月行家賭勝經營徧插竹懸毬光彩

現製成綵勝出丈鴛剪就銀花迴舞燕還將百寶結流蘇繡戶珠履擬畫圖燦燦遊人齊祛  
服盈盈艷女特當鑪豪門得賞煮山景深夜甯愁涼露冷鈞雪灘邊火樹新垂虹亭下星橋  
整別有殊方獻鬼功機關走馬寶玲瓏雕鏤雲母矜滇巧錯落珍珠羨閩工最是龍舟喧夜  
棹滿湖絲管爭歡笑楓岸遙聞蘭氣香蘆洲震聽鼉聲鬧誰知鞞鼓揭天來人去城空事可  
哀女牆弔月啼寒螿露井臨風墜綠槐淒涼亦止十年餘江上繁華轉勝初何人不慶早平  
樂每事還嫌舊日疏土穀靈祠高樹幟建作勾欄呈百戲歌時畫棟遏雲流舞罷朱欄叢綺  
綴清秋明月勝元宵寶鏡懸空駕綵橋仙樂霓裳雲外聽天香丹桂月中飄秋燈更比春燈  
好是處樓臺似瑤島步月爭看響屨來踏燈又聽清歌繞借問觀燈孰可誇千行寶炬擁香  
車競梳高髻稱浮瀆並曳新裾號月霞先時甲第多更主宴樂燈筵靡舊侶遊俠歡邀饌玉  
珍屠沽意滿尊金縷窄袖輕衫樣最時邊關曲調有情癡止知勝賞年年是豈料滄桑事事  
非蕭條獨有楊雄宅不藉餘光來照壁閒吟聊備采風篇獨看江秋蘆月白顧英白名偉以  
字行吳江之同里人篤志好學所輯有唐詩明詩彙選古文粹選惜其後嗣不振而卷帙浩  
繁無有能行之者英白論詩崇以格律深細對屬精切為工故微傷於氣然秋燈一篇婉麗  
悲宕而奢儉感哀之感寓焉洵無愧為風人也

虎丘題詩

虞山錢宗伯以謫歸有題詩虎丘刺之者曰入洛紛紜意太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蚤已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尚寬沉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可憐折盡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儂或云雲間陳卧子作

逸老堂對

茗中吳磐家饒於貲工書博學鼎革後絕意進取學使者張安茂題其居為才人節士之廬然負氣自高未甚韜晦順治中官方山備兵吳興與之友善因重修逸老堂乞其長句一聯鐫懸堂柱吳走筆書曰山川無恙數前輩風流何處見冷烟衰碣古道斜陽儘悲涼人物止剩寒鴉臺閣重新問蒼穹英雄誰是有補天巨手迴日珥戈待整頓乾坤再來盃酒詞既悲壯書復尉跂有怨家潛錄其語以吳陰蓄異謀首之帥府禍幾不測方山知之乘夜撤去力為回斡費千餘金事乃已

秀門三絕

寒山趙均室人文淑工寫形畫並無粉本但咏玩山中花草蜂蝶遇物成圖自得天趣其姑陸卿子妙有文筆均善篆書淑精能繪事一家三絕吳中以為秀門



酒芝

江右李太虛為諸生時嗜酒落拓而家甚貧。太倉王司馬岵雲備兵九江校士列郡拔太虛第一。引見之謂曰。吾固多子。擇師無若子者。願遠在婁東。子能一往乎。李許諾。次日即遣使送至家。時王氏二長子已受業同里。吳蘊玉先生蘊王者。梅村先生父也。而太虛教其第四五諸郎兩人。共晨夕甚歡。梅村甫髫齡亦隨課。王氏塾中。李奇其文。卜為異日偉器。歲將闌。主家設具饌兩師。酒半出所藏玉卮侑酒。李醉揮而碎之。王氏子面加誚讓。李亦盛氣不相下。席罷後謂吳曰。我安可復留此。遂拂衣去。吳知其不能行也。翼日蚤起。追於城闔。出館俸十金為贈。乃附賈舶歸。然所贈貲大半耗於酒。及抵家垂橐蕭然。亟呼婦治具。婦曰。吾絕糧已久。安所得粟。憶君去後猶存故人酒一罌。請佐君軟飽可乎。婦往鄰家覓薪。李即發罌。罌內產一芝如盤。紫光煜煜。喜且愕曰。此瑞徵也。願酒敗不可飲。奈何。挹之則清冽異常。乃泛白獨斟。婦負薪歸。則罌已罄矣。是秋登鄉薦。明年成進士。入詞館。數載後以典試復命。過吳門。王氏子謁於舟次。李亟詢吳先生近狀。是時梅村亦登賢書。因購吳行卷攜以北。上為延譽京師。辛未梅村遂為太虛所薦。登南宮第一。及第第二人。年僅弱冠。蘊玉先生享榮養者三十年。可為疎財敦友之報。而岵雲諸子。自司馬沒後。家漸替矣。

陶庵剛正

黃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館於同里侯氏。以道義相切劘。虞山錢宗伯有一子。名孫愛甫。成童欲延師教之。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孟陽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黃蘊生。奇士也。與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侯。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幣。遣門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見侯。道宗伯旨。侯力為勸駕。黃意不悅。強而後可。遂與李偕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禮。居浹月。孟陽出海棠小筵示黃。黃詢唱者為誰。孟陽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於帖括之暇。試點筆焉。陶庵變色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酬和乎。孟陽曰。此何傷。我亦偕諸君子之和之矣。陶庵曰。先生者年碩德。與主人為老友。固可無嫌。諸君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淳耀則斷乎不可。孟陽慚退。先是曾館某撫軍幕府。有邑令聞先生在署。囊數百金。賂先生父。令致書。俾為之左右。先生復父書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義。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養父乎。其自命剛正如此。忠孝大節。豈臨時激於意氣者所能為乎。

釋氏親送

吳易字日生。其母夫人善繡觀音。技同針絕。乞繡者一金始得一幅。生易之夕。遙見雙燈前導。有帕首少婦。引朱衣童入室。倏然不見。而易墮地。蓋釋氏親送也。長而文譽日著。膂力過

人以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時南都已陷歸舉義旗聚舟師數千結營長白蕩吳提督兵下吳江眾遂解散全家俱溺於水易乘小舴艦遁去匿嘉善錢氏園中日夜酣飲痛哭不發一言為邏者執送武林軍門諭降不從竟磔于市

### 奏毀淫祠

舊傳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夢兵卒千萬羅拜殿前曰我輩從陛下四方征討雖沒於行陣夫豈無功請加恩卹高皇曰汝固多人無從稽考姓氏但五人為伍處處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廟祀之俗稱五聖祠是後日漸蕃衍甚至樹頭花前雞埘豕圈小有姜夔輒曰五聖為禍吾吳上方山尤極淫侈娶婦貸錢妖詭百出吳人驚信若狂蕭鼓畫船報賽者相屬於道巫覡牲牢闐委雜陳計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歲無虛日也睢州湯公巡撫江南深痛惡俗康熙乙丑奏於朝而毀之奉有諭旨并檄各省如江南土木之備或昇炎火或投濁流五聖祠遂斬無孑遺

### 扁舟訪隱

徐侯齋不出山者幾四十年巡撫湯公慕其品望悉屏騶導止從一小僮駕扁舟訪焉鶴跡滿徑松影在門候之良久竟不獲見嘆息而返吳人兩高之

公歸集

平湖陸稼書。龍其改名隴其。初為嘉定令。以小舟載紡具抵任。內子躬自辟纘。易日用蔬菜。而慈惠字民。強毅任事。一時有神君之頌。忽有替者。詣案自陳曰。聰明正直謂之神。公即神也。我不幸兩目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地下冥王必不違公言耳。稼書笑而允之。不二載。被劾去。嘉定士民數千。泣留不得。因刻公歸集為贈。山右魏總憲上疏稱。以下第一。清官復其職。仍補靈壽縣。內權監察御史。罷官歸。朱溼著書自娛。卒于康熙乙亥年。歿時。並無疾苦。午倦卧床。口喃喃若與人談者。有頃。呼其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遂閉目而逝。空中簫鼓喧闐。合村無不共聞。歿後寂然矣。

怨鶴行

客有南州生者。錢塘人。少年出遊。久不得意。流館西吳。其閨人鬱鬱以沒。一日託形野鶴。飛集生館。生方沉醉。對鶴訴其愁苦。鶴忽墮淚。生遂悶絕。歎仆書床。既而嗚咽。為閨人語曰。君不如歸去。妾死矣。然依戀不已。魂魄渡江。尋君至此。言絕而蘇。鶴亦飛去。董若雨為之賦。怨鶴行云。白鶴復白鶴。獨立兀如醉。驅汝汝不飛。那作仙人驥。解一不鳴亦不舞。斜陽傍行子。低頭語白鶴。惆悵儂如許。解二白鶴長鳴。行客沾裳。白鶴淚垂。一何琅琅。鶴鳴尚自可。鶴淚愁殺。

我三解呼郎來前念郎愁苦。僕不願封侯願君還故宇。欲知腸斷絕衣上錢塘雨。四

鬼誤

驥邨嚴氏為茗中舊族。其亭館皆蕪穢不葺。有客宿其外樓。敗檻斷榭。積塵滿几。客殊膽弱。人靜後蒙被而卧。忽聞樓上橐橐聲。心慄焉以為鬼來矣。俄而聲漸遠。榻心益怖。以手啓被。出兩目視於黑影中。見渺小鬼。褰幃直入。客大駭。躍起持被撲鬼。而裸踞其上。堅坐達曙。主人出呼客下榻。共視之。則其家捕鼠狸也。

術者言

順治元年夏五月。嘉興用里街徐國臣偕同人三五中堂暑話。聞堂柱中。扁膊三響。柱忽開裂。跳出一縑衣。雜僧長二寸許。背負黃袱。包遠地疾走。眾皆駭愕。環而逐之。隨手攫得。啞然有聲。以漆盒緘覆。移時間寂。啟視則化為燕窩。殘泥零落。他無所有。是時天下初定。王師南下。所至歸命。未郡已改服。雜髮矣。而人情搖搖。潛蓄異謀。適遇柱僧之怪。亟召術者黃姓。占之。黃輦感良久曰。此大不祥。夫僧者。雜髮之象也。負包而走者。無家可歸也。燕泥零落者。破巢之下。無完卵也。吾郡其有大厄乎。未幾。徽人入。未倡亂。舉兵。王師聞變。自閩返旅。攻城。城陷。焚戮之慘。竟符前兆。

僧虎

會稽宋廿一者。家貧少孤。居日鑄山下。其業樵。事母至孝。每早起。為母汲爨。候母飯罷。乃負擔入山。薪樵歸。易甘旨供母。一日客至。留共早餐。比去。日亭午矣。入山行里許。一老僧坐道傍。語廿一曰。我待若久矣。若來何晏也。子雖果腹。如老僧之餒何。廿一不解所謂。曰。我素不與師期。曷我責為。僧曰。我期即若期。若豈忘之耶。余憊甚。請藉子為拄杖。子可乎。竟起。撲廿一背。廿一不得已。負之行。行覺體漸重。戲之曰。黃面瞿曇。何食而肥。若是僧曰。四大本空。老僧與居士俱。以未能解脫為恨。母獨哂老僧也。且行且語。其山中人刻竹為器者。自高岡望見之。曰。此非宋廿一耶。曷為乎負虎而走。共擊竹大叫。虎乃自背躍下。跨澗而去。廿一驚仆澗水。刻竹者趨至。問故。廿一曰。向者。我視為僧。不意其為虎也。微爾輩。幾不免虎口。眾視宋所著絮襖。左肩黃土五點。掌跡宛然。右肩則爪透三分矣。廿一由是奉其母。徙居近市。改業負販。姚竹友曰。人獸之機。轉於孝子。孝德所感。不大且速歟。

今樂府

李西涯擬古樂府。久傳于世。我邑潘吳二子。分類作明史記。成各撰今樂府。咏有明一代之事。復輯解題三卷。俱於被難時散軼。余家易庵夫子。亦潘吳同志也。貞白樓詩稿中。有今樂

府其辭曰。權門犬。吠權門。好官自我為。笑罵誰復論。嗥以南。嗥以北。權門有實恣出入。鹵簿都城天地黑。徒令志士空嘆息。一朝權門冷落車馬稀。羣犬狺狺失所依。犬兮犬兮良可悲。搖尾權門空爾為。右權門犬椒山膽何壯哉。一月官四遷。遂自狄道萬里來。君恩一何溥。臣心安敢灰。一腔熱血不敢冷。九死百折終不回。寧與夏曾同日死。不顧權奸怒若雷。捐此七尺軀。上報明天子。忠臣之心聊復爾。刀鋸鼎鑊甘如旨。十罪五奸義不移。疏草一入人人危。椒山自有膽。何用蚺蛇為。右椒山膽錄存遺響。以著題所自始焉。

### 益都高義

順治十六年海上之變。金壇薦紳罹禍最酷。王公明新名在逆籍。身戮家徙。有妾方孕。行至山東紅花浦。產兒旅舍。楊老僕密啟曰。覆巢之下。已無完卵。一線之繫。在茲嬰兒。此去馮益都家不遠。我主為其門下士。受知極深。馳告求匿。必能納也。妾是其言。楊乃襁兒于懷。痛哭夜走叩益都之門。時馮公在告。慨然曰。此我事也。疾揮楊去。遂命侍姬乳之。名曰協一。示與已出無二。協一年至弱冠。崑山徐司寇高益都之義女。內姪以字協一。聞者傳為美談。今協一以益都蔭。歷仕至廣州太守。而金壇王氏之孳。復以輸金歸自塞外。完娶骨肉。仍享膺仕。皆益都存孤之德也。

憤僧投池

孫侯字商聲。張西廬先生高弟也。詩古文簡潔有法度。性孤冷。不喜諧俗。自康熙癸卯。西廬遭變後。嘗謂斯文既喪。世無可交者。乃與此齷齪輩同其食息。不如無生。故有一生不得文章力。百里曾無臭味人之句。每就硯席。輒怒其館主不合而去。所著海棠緣傳奇。痛詆僉父。蓋以此也。蘇州承天寺僧慕商聲名。厚聘學詩。初至。見其曲房密室。酒氣薰蒸。心已憤憤。閱三月。有貴人攜妓而來。設譙招提。是僧隅坐。酌飲。商聲窺視大怒。亟辭之。又不能即出。適見書齋前池水甚清。奮投而死。是年元旦。商聲家祭。懸其故婦之像於堂。童孫侍立其側。指謂商聲曰。祖母來而泣下矣。未及半載。果獲此禍。



蘇贖卷二

吳江鈕 琇玉蕉輯

吳觚中

仙根

李子靜學士。少隨其父如石先生官於吳。過國變不能歸蜀。僦居錦帆涇側館於鄉間。柴氏  
柴氏子世俊。夢入玉京。試得狀頭。師得榜眼。以告子靜。子靜心喜自負。因拆榜眼二字之半  
合為根字。改名仙根。仍回原籍。應舉辛丑傳臚。果一甲第二。狀元則馬世俊也。柴本姓馬。名  
偶符耳。如石先生名實。癸未進士。明末為吳縣令。著有賢聲。鼎革後杜門著書。不以子貴易  
操。方巾布袍終其身。

樵隱

黃九烟名周星。性極簡傲。或以詩文就見者。非面加姍侮。則哂而置之。其屬武水也。過隱士  
崔金友於市。蚩蚩然肩負擔而口吟哦。黃遽揖之入室。并索觀所著。崔出樵隱近咏相示。其  
五律書懷云。花落無人徑。雲飛到處山。訪友云野曠。天垂遠。花深月出遲。詠螢云。撲扇憐兒  
女。窺書見聖賢。七律憶舊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沉笑白鷗。贈友云。吟思白社傾佳釀。  
坐對青山讀異書。黃不覺驚賞曰。此真鏗金霏玉之音也。我向所厭薄者。大半皆蛙鳴狗吠。

耳。

事類彙子

孫天開名胤驥。泉州人家甚貧。屢赴童子試不售。其妻已生一子一女。力欲離異。孫不得已聽之。未幾孔文在自洙督學閩中。拔置榜首。旋令食餼。甲午乙未聯捷。妻乃偕後夫至。願鬻身為奴。孫堅不許。妻愧恨而死。此與朱翁子事絕類。孫貴後謀再娶。有宦室女已受聘而夫病痿。改適於孫。不半載而病痿者愈。孫督學江南。不甚惜名節。以漁色沒於任。其不善後亦類翁子焉。

鶴癖

長山王進士蚪。素有鶴癖。謁選得令如臯。臯故產鶴。乃大喜。抵任後。即於署內購畜十餘隻。庭空夜靜。唳聲徹雲。俟其踟躕競舞。則輟案牘而玩之。忽見一鶴吞蛇。以為鶴固甘帶也。乃諭諸丐戶。每人日納一蛇。有罪應罰鍰者。亦許以蛇贖。由是一境之內。捕蛇殆盡。後移癖狸奴。見其面空橫蝶。俛仰可觀。遂令百姓捉蝶。因此墨吏議罷去。

沉香街

嘉興項墨林名元汗。游金陵昵院中。一妓久而欲別。妓執手雪涕。意殊戀戀。項歸。乃廣購沉香。

水香斲為卧牀。玲瓏工巧。復以名紉美錦製衣數篋。裝巨艦訪之入門。值有客在。妓顧項若  
不復識。項前通姓名。且言有所持贈。妓始婉容加禮焉。項命潔前堂。昇牀置其中。闔院爭來  
致賀。羣艷紛集。項乃大張綺筵。釵鈿絲管。分行接響。酒半。忽抗聲指妓云。我以世上有情種。  
多在章臺。故不惜千金以買一笑。詎暮月之別。便已相忘。絮薄花浮。於今乃信。呼僕出篋中  
衣。悉裂之。奮大槌碎牀。焚於庭。烟焰裊空。遍城聞異香。經四五日不散。因名此街為沉香街。

借卧魚缸

烏程唐宜之名時。才而狂。同人以為絕類。秦民懌。其就試京師也。攜一獼猴為伴。家貧患病。  
寄身枯寺。向僧借魚缸。晝夜坐卧其中。後為鳳陽通判。倪鴻寶先生贈以詩曰。帝陵秀復添  
龍卧。客路清惟有鶴隨。

泥無身

吾邑盛澤卜孟頫。名舜年。少負雋才。工書畫。雲間陳仲醇。董玄宰俱愛重之。其自榜所居綠  
曉齋曰。濯足須加漢光腹。抵掌欲將梁武鬚。又曰。鬪歌喉鳥眾人寡。賭笑面花輸我贏。常於  
暑月。首挽高髻。身穿大紅苧布袍。跣足行歌市中。所用障面長三四尺。而袖小。蓋僅方廣數  
寸。見者皆指為狂。性喜視鬼。每於陰雲晦月之夜。獨至荒塚中露宿。冀得一遇。年三十二而

後臨沒之歲。人有乞其書畫者。卷後但題曰泥無身。近日越中有符致乩仙者。亦稱泥無身。蓋已仙去矣。所著有綠曉齋集。其自為墓誌銘甚佳。詩歌誕率。不拘繩律。如鶯坐一身柳。蜂歸兩股花。何減唐音。

### 史癡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泛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瑤琮有聲。以為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即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既舉棺若無人。蓋尸解矣。

### 小楊枝

如臯冒辟疆。家有園亭。聲伎之勝。歌者楊枝。態極妍媚。知名之士。題贈盈卷。惟陳其年擅長。閱二十年。而楊枝老矣。其子亦玉人也。因呼小楊枝。一日讌集。辟疆出前卷相示。虞山邠青門題其後曰。唱出陳髯絕妙詞。燈前認取小楊枝。天工不斷消魂種。又值春風二月時。

### 白月

楚中杜于皇名濬。以詩文往來淮揚間。復善諧謔。適中秋於廣陵豪家。燕集同席十餘輩。舉令須各誦唐律。月在第二字。坐間有妓。倚子初不解詩。口撰一語曰。白日照詩人。眾聞問此係誰作。能誦其上句否。逡巡未對。杜遽曰。是黑風吹酒鬼也。合坐大笑。

佞佛

魏里丁清惠公之後。有伯仲二人。績學工文。而酷嗜佛法。仲於內室。供奉提畫像。凌晨必焚香誦咒。跪而禮之。一日偶觸婦怒。手裂像擲地。仲不能堪。潛詣伯曰。弟獲大罪過。無復生理。當捐此穢臭。以圖懺悔。何如。伯曰。弟言是也。於是仲徑出門。伯送於後。仲至岸。正衣冠一躍投河。伯合掌曰。善哉。遂高唱往生咒。而還。適其家人見之。援救得免。

去年此日

戴耘野名笠。吾邑之同里人。高隱工詩。妙達禪理。康熙庚戌。寓爛溪周氏。王寅旭潘次耕。邀余同訪。是歲之八月二十一日也。周留宿。小飲。戴舉一令。以几案食物為問。能辨對明晰者。免飲。否則罰。隨手拈豆一顆。問予曰。或云豆形似蠶。或云豆熟蠶時。二說孰是。予曰。豆熟於蠶時者不一。酉陽雜俎載。刀豆莢形似劍脊。三稜。謂之挾劍豆。則此豆亦以似蠶得名耳。戴然之。又指盤中雞卵。問寅旭曰。先有雞而後有卵乎。先有卵而後有雞乎。王以形化氣化之。

說應之。復問次耕曰：去年此日，是何物也？潘曰：酉二十一日，乃醋也。衆共服其超雋。

### 邵邑侯前生

邵士梅濟甯人。自記前生為棲霞處士。生四子。年六旬餘乃卒。值四子皆出。獨孫女垂涕送訣。一青衣卒引見冥王。語之曰：汝後身當復為男。登乙榜。官至邑宰。遂生邵家。歷歷皆能憶之。既領鄉薦。秉鐸青州。適棲霞廣文缺。往攝篆。乃尋其故居。巷陌門庭。無不認識。四子並已物故。惟孫女孀居。髮且白矣。邵具道其故。敘前生及沒時景狀。悉符。女甚貪悍。因解俸金贖之。令吳江。不三月。即解組歸。自言冥數如此。不可久於官也。

### 桃花魚

吳公茲受名晉錫。司理永州。崇禎壬午。入闈校士。夜夢一婦人。素粧麗質。携饌餉吳。指魚羹曰：此桃花魚也。因出詩相貽。中一聯云：桃花魚漾桃花水。濯錦人吟濯錦詩。次夕夢復如前。尋獲一卷。其二場表聯。乃有此二語。心甚驚異。因薦之入彀。及榜發。則江陵姚士升也。偶與同年友眉山朱公拙修語其事。朱曰：此我姨某氏詩也。氏少而慧。嫻於篇詠。夫早歿。苦節十餘載。以其歲卒。第不知何緣入夢。未幾姚入謁。詢其生長。正氏卒之歲。

### 蛟橋幻遇

宜興許郎行。農家子也。康熙二十年間。偶入城。至蛟橋。遇一女絕豔。許將與目成。已失所在。是日薄暮。抵舍。則所遇女先在室內。逆謂許曰。來從絳闕。暫寄紅塵。三生夙契。今當與君償之。幸無疑懼。問其姓名。曰何淑貞。從婢年可十三四。曰秋鴻。是時許婦適歸甯。許因詭言我婦美不遜汝。何曰。邑中金閨之豔。幽谷之姝。徧數止某某三人。差不慚巾幗。我猶勝之。若君婦。則歷齒蓬頭。既疥且痔。直登徒所愛者耳。又何足言。婦聞甚恚。率其諸姑姊。全集閱觀。僅聞語聲出戶。並不見形。乃共指而詈之。何曰。我與許君締未斷之緣。命自真宰。汝輩某與某私某為某事。此豈貞靜者而亦毀我乎。所刺幽隱。皆實。衆遂嘿然散去。何善談論。其言皆古宮闈事。於漢時尤詳。遠近好異之士。履滿其門。或與稽往牘。或與晰奧理。酬答泉流。雖博者莫能難之。如是月餘。頗厭囂煩。挈婢辭許。不知所往。踰旬。瞥見前婢持履來貽。且招許。許叩以所在。婢言但閉目行。少頃可達。許如言。覺兩足冉冉。若乘烟霧。經丘穿壑。恍入桃源。曲欄重閣。花木幽深。何薄環約袖。躬自紡績。許至潔厄而進。山肴芳腍。酒闌起曰。我姊妹五人。各有所適。北堂老母往河南訪我第二姊矣。君留信宿。無害也。因相與繾綣。踰夕。愴恍出門。遙見曉村舊徑。忽然抵家。

藏金券

毘陵周文山。名起。岐順治末。督學於楚。試未及半。適故鄉有奏銷之信。例應左遷。鬱居省院。院有一室。凡入卧於內者。輒見金甲神叱起。人皆畏避。指為凶室。文山不之信。設卧具於土牀。寢焉。夢一金甲神前來曰。吾待君二十餘年矣。牀下白金萬兩。可速取以歸。釋我典守之責也。詰朝發其藏。獲一小匱。匱中有券。其文云。視學事竣。積有萬金。家無子女。適逢喪亂。瘞金於此。俟福厚者取之。願秉公進士。勿負我意。券無姓字。大約為明季學使者。燦然白鏹。悉如券數。橐之南返。家用以饒。

### 吳充墓

桃墩舊有宋大臣吳充墓。充之後。貧不自存。鬻其墓之土於里人。顧姓者。顧遣人平其封。發石槨。充赭袍碧帶。偉焉如生。見風忽化。兩夫人朱氏戴氏。金釵及纓臂之屬。光焰猶新。其墓誌則賈平章筆也。按賈與吳不同時。蓋吳之後。人乞賈為銘耳。桃墩亦吾邑地。去吳興之南。濔可四五里許。

### 瘡言

金陵神樂觀陸道士。十七歲時。毆死一僕。即火其骨。人無知者。十餘年足外。腫發毒成瘡。瘡口似唇而有舌。能言曰。我即僕也。日索飲食。飼以脂膏。自能吞化。飲以酒。四周皆紅。但開口。



言必大痛垂絕。如是載餘。忽曰我欲他往。寃亦解也。明日下山。遇樵者可求治之。陸如其言。果遇樵者。懇焉。樵厲聲曰。孽畜敢言我乎。夜半療汝。忽不見。是夜夢金甲神詣陸。臥室指謂之曰。有藥在几。煎服取渣。以左手持向水西門外。見婦人潑水。急棄於道。而返陸。旦起視案。有物如亂髮而無端。因依所戒。至門外第十二家。果見一婦。隨棄藥而歸。瘡遂愈。後探此婦。竟亦無他。

### 爐中造化

常州銀工居甘棠橋畔。一日有以銀二兩就鎔者。出冶。忽化異狀。中為小錠。如拇指甲。四圍細如梧子。珠貫其間。數之得九十七錠。窩絲悉具。稜角宛然。咸謂之爐中造化。

### 木偶出號

王司理繩河公。寄藉樵李。實居吳江之茅塔村。其未遇時。借村中仲氏小樓三楹為授徒地。仲辭以此樓多怪。不可居。王不之信。遂於其內置榻設几。夜分燃燭而坐。見東壁有四五寸小人。各執旌蓋數事。列隊前行。末後一人冠帶肩輿。如州府官之出號者。王熟視良久。擊案叱之。朴落一聲。皆木偶也。聚而焚焉。怪遂絕。

### 吳介繁

秀水吳介繁年三十許。康熙庚午之秋。卧病經月。垂絕者屢矣。家人左右環視。更番不輟。一夕介繁昏然似稍安者。眾皆垂頭而睡。少頃其婦先覺。移燈就牀。將進湯藥。忽不見介繁。倉翻枕橫。牀如蟬蛻。深幕重門。並未啟也。舉家驚愕。達旦四出訪覓。聞村農相告。離此半里有。一男子沾首濡足。宛轉泥中。絕似吳介繁。然久知其病。何得露宿於田也。亟至其處。身以歸盥濯而詰其由。惜不能對。越數日其神小復。乃曰我方病劇時。每日向暮。輒有三青衣者。伺我於牀。是夜汝輩守視。偶懈。青衣者扶項牽臂。負我從牕旁板隙而出。倏至田間。遇白衣老人怒叱之。遂委我遁去。今介繁尚存。常口道其異。

### 笠澤古柏

笠澤三賢祠前古柏。鱗枝黛膚。蓋千年物也。前人歷有題詠。崇禎甲申之次。漸就枯萎。今止存根株而已。先是祠後竹園中。忽於地出一花。如木芍藥。並無枝葉。里人施姓者見之。以為下必有異。持鍤坎之。盡花之莖。則有細絲緣絡土中。絲斷鍤止。亦無所見。又閱月。復生一花。施坎之如前。其絲蜿蜒丈餘。得物圓大如土茯苓。碎之中。脫而出。則宛然一鹿也。頭角尾足皆具。於是好事者。爭穴土而入。見柏根迴環無端。大可二十圍。中徑之。木色光潤而清芬。觸手皆有細絲。分懸其間。跡絲求取。若茯苓者。盈畚累斛。或為人形。或為禽形。或為獸形。土人

以驚於吳門。多得善值。是歲有客從吳興來。道過寄舟者。服製朴古。而形神憔悴。問其姓曰。姓柏。問其家若何。曰。曩頗饒。今衰矣。問所往。曰。將之杭州。今日已曠。欲宿於震澤之普濟寺。既至。艤舟寺前。趨而入。顧榜人曰。少待。即歸汝值。久之不出。徧索寺內。無若人。從古柏下瓦礫間。拾碎鏹少許。則所償寄舟之值也。俗傳此柏能為神。達觀禪師。其化身也。觀此信有之乎。抑柏既能神。而何以槁死。豈神以樹為形。其萎也。亦如仙家之遺蛻而去耶。

### 白鵲紅豆

吳門東禪寺白鵲禪師。偶拾紅豆。種之寺內。指而囑曰。汝宜速長。但他日不許無故開。花世變有大小。則花開有疎密。今其樹已數圍。人所見者。崇禎九年小開。十七年大開。隨遼國變。順治十六年小開。有鎮江之擾。康熙十二年復開。是冬滇黔寇作。花色如梓。莢小於槐角。霜後莢落。其子深紅可愛。

### 羊珠

陸佃曰。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珠在皮。鼈珠在足。蛛珠在腹。是知物類皆能孕珠。非獨蚌也。近日嘉興九里滙。農人徐心橋畜一牂。殺已五六歲。因為子娶婦。宰以饗客。屠者覺羊肚中壘壘然。剖而灌之。得珠盈掬。圓大如豌豆。且有老人云。羊食仙草。或雷雨時與龍交。

則生珠然博物之書所未載也

疥蟲

曹溪金孟常短視。雖物寸許。即模糊不辨。近則能察毫末。年踰七十餘。猶然。見人有疥者。輒為搜取其疥內蟲。云疥蟲有雌雄。雄者領下有鬚。種種然可數。亦有老少。少者色白。但其口稍黑耳。

浮桶

明甲申六月大旱。吾邑十九都沅蕩浮木桶七。土人爭取之。即沉水中。撻足者得其一。內盛牛頭馬頭。瓦瓶各二。質甚粗。碎之。表裏瑩澈如鏡。是後吳日生易舉義旗。敗於此。殺人無算。桶浮處。每年生草七。叢菁葱倍常。

芋栗

杜工部南鄰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或作芋栗。或作芋栗。芋栗不必植之園中。而芋與栗不當類舉。見愚庵註。杜定作芋栗。為是。余往湖口。路經南陵。訪王進士五清於山居。留宿具餐。雜陳野蔬。中有粉葉子。和醯醢以進者。王謂余曰。此即錦里之芋栗也。芋似栗而小。山家率於冬月取實。去殼磨而漉之以水。然後用之。是知芋栗皆屬園果。况莊子徐無鬼篇所載甚明。

益信杜詩無字不有來歷

水災風變

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大水猝至間以狂飈村落之家漂淋沉寤人皆靈處繞郭諸所罹禍尤烈枕屍大小以數百計先一夕有漁舟宿太湖濱夜半見水神列坐烟波間絳服雕冠如廷議國事者爭論久之而散忽於湖中起一長隄如虹橫界水面風濤大作明旦遂有此異吳江縣三大字額向懸邑門蕉樓萬曆三十六年水至邑令上樓向額再拜取以投水勢遂定是日趙令促騎出署水沒馬腹不能行者老言邑有故事可行如其言果驗時變感入算與南斗祇差一度算主風故風力益疾康熙丙子七月廿三日午後北風陡發雨如懸瀑平地湧水驟至數尺夜半返風而雨勢益狂猛篝燈密室中無不盡滅屋瓦交飛額牆覆屋者十家而九所在喬木倒折殆盡城隍廟有四古榆大皆合抱連根盡拔真異變也先一日句容縣水發時士子錄科者多寓城外水驟至不及避淹死數十人吾邑仲姓亦與焉

科名異數

常州崇儀部震林號兼三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被落乙未再成進士名次仍在二百六十二前後相符一時驚羨韓中丞贈額有科名異數之題

賦梅釋雲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為慈谿姜西溟。一為邵陽康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儂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為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謀無策。意極榜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老宅前。長跪門外。啟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詠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荼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澗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胡雌雄。混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粧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薰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牕亮。休為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為之絕倒。

# 酒兵

唐人有酒衝愁陣出奇兵之句。余常賞其豪雋。然余飲不能一蕉葉。故遇酒兵時絕少。近得姚竹友庚辰中秋夕醉後放歌。可謂善用酒兵者矣。其詩曰。丁丑之年仲秋節。珠江放舟看明月。酒徒多挾少年狂。痛飲高歌曉未輟。凌空擬駕龜鼉遊。波底乖龍魂欲懼。星移物換秋復秋。此樂至今思忽忽。人生鹿豕豈長聚。客散天涯我歸浙。秋涇橋東初把茅。婚嫁因之罄囊篋。舉觴對月月無光。一夜煩憂頭蓋雪。去年飄轉瀛洲城。閉置官衙類羈紲。主人獨酌羅浮春。高腔小隊喧私宅。令我有酒不敢飲。霜娥夜怨無情客。長揖飄然信所之。西歸復理羊城楫。一椽初賃伯通廡。二三好友重接席。佳時恰遇蟾魄圓。觸著狂懷興蓬勃。畫篋搜衣質庫還。瓶之罄矣那復惜。陳村豆酒買十甕。綠袖黃蕉隨意設。廣寒宮妃試新粧。兩洗鉛華倍瑩潔。微雲薄縷霓裳輕。涼颼細曳凌波襪。如此好景若不醉。天公笑我真癡絕。四筵狂客鼓掌起。君言適與同調協。會須較戶陳酒兵。立監視師分捷伐。旗幟兩翼各張軍。射覆藏鈎隨弄劇。濟陽驍騎稱養鬣。一鼓而下氣先竭。亞夫之師天上來。轉戰中原傷一蹶。大樹將軍氣最雄。露布敵蓬袁彥伯。崑崙關破酒尚溫。大笑三軍盡投帽。贊翁老興復不淺。制勝出奇伺敵隙。居如處女行脫兔。量而後會戰。必捷強吳勁楚掃。穽空何有江黃與滕薛。瑟瑟鼓絕噉

未休驚起鄰翁罵唐突。鄰翁勸汝一杯酒。爾何不樂此。今夕百年幾過。月中秋宛其死矣。空悲咽。今年今夜共此月。明日明年遂陳跡。感我此言促引觴。請為蒼翁歌一闕。歌殘月落杯影空。不知東方之既白。竹友名東明。嘉興之秀水人。年四十後。領下生小瘡。如盜。因更號蒼翁。夙負經世之畧。兼工書繪。而時無知者。其落拓江河也。必載酒以行。其揮毫染翰淋漓子墨也。得酒乃益入神。嘗自題醉畫絕句云。醉中畫樹醒添石。醒筆不如醉筆佳。安得青州六從事。百年同伴作生涯。余觀蒼翁憂於酒。而不沉湎於酒。蓋意不在酒也。所著詩文若干卷。曰。弄酒餘閒集。

黑漆漆

天同一生王錫闌。別號餘不。精究曆理。兼通中西之學。遇天色晴霽。輒登屋卧鵠吻間。仰察星象。竟夕不寐。作書與人。俱用古文奇字。人多不識。王亦不欲人識也。里有詢以水旱之占者。答曰。若將此事問先生。先生肚裏黑漆漆。王隱居笠澤。有自著天同一生傳。

釣叟慨言

雪灘釣叟曰。昔蘇季子云。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今世異是。富貴則父母不子。貧窮則親戚畏懼。此言殊有感慨。



觚賸卷三

吳江鈕 琇玉樵輯

吳觚下

姜楚蘭

劉東平澤清。建閩淮陰。興屯置權。兼課魚鹽。不賞之富。幾亞郿塢。淮浦名倡姜楚蘭者。色藝冠時。尤善琵琶。素與某生交驩。生金盡。則每出纏頭錦。為生取酒。一日聞劉巡視浦上。蘭特凝粧登臨街小樓。鼓數曲。繁音徹外。劉從肩輿中諦聽良久。意茲麗曲。必成纖手。亟遣從騎索之。得蘭大喜。即攜至幕府。寵之專房。時以絃歌自娛。居踰月。蘭啟劉曰。君侯牙樹名邦。拔膺高爵。帷幄之謀。金鼓之役。皆非賤妾所敢預聞。至於披較琴書。品置服玩。竊有微長。妾固不惜纖軀。晨夕於君侯之側也。劉掀髯大笑曰。解語花亦欲窺我清秘耶。因命以莞鑰之。任金玉錦繡。悉以委焉。未幾。天祚南下。劉惶懼出閩。黃河蘭折簡致生曰。資虬髯之幣。濟鷓裘之困。未為過也。願借嵬奴。速完印過。生遂泛畫舫於城下。細載宵行。劉歸視蘭室。么絃在壁。繡帳閒如。撫膺太息而已。鼎革後。東平遠竄。蘭自越返淮。與生偕老。

雲娘

密雲汪參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

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與具并所以載雲者。雲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弓。折之如斷梗。凡易數弓。志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箠插矢。乘駿馬以從。是歲在己卯。羣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見十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以手承之。即發而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於箠中出矢。斃一騎。餘皆散遁。由是參將抵家無寸著之失。雲貌殊艷。參將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為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為小星催粧。雲忽易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子曰。爾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荏苒。葡馬膽慄。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迄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義。玷我貞素耶。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即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魄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待。遂馳去。永不復返。

### 沉香瘞狸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粢嘉魚。過饜而斃。夫人惋悒累日。至為輟饌。宗伯特以沉香斷棺瘞之。延

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河東君

河東君柳如是。名是。一字靡蕪。本名愛柳。其寓姓也。丰姿逸麗。翩若鶯鴻。性狠慧。賦詩輒工。尤長近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年二十餘。歸虞山蒙叟錢宗伯。而河東君始著。先是我邑盛澤歸家院有名妓徐佛者。能琴。善畫蘭草。雖僻居湖市。而四方才流。履滿其室。丙子春。婁東張西銘以庶常在。假過吳江。泊垂虹亭下。易小舟訪之。佛他適。其弟子曰楊愛。色美於徐。綺談雅什。亦復過之。西銘一見傾意。攜至垂虹。繾綣而別。愛於是心喜自負。謂我生不辰。墮茲埃壘。然非良耦。不以委身。今三吳之間。簪纓雲集。膏粱紋袴。形同木偶。而帖括呬唔。倖竊科第者。皆僮父耳。唯博學好古。曠代逸才。我乃從之。所謂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矧盛澤固駟僮之藪也。能鬱鬱久此土乎。遂易楊以柳。而是其名。聞茸城陳卧子。為雲間繡虎。移家結隣。覲有所遇。維時海內鼎沸。巖關重鎮。半化丘墟。虎旅熊師。日聞撓敗。黃巾交於伊雒。赤羽迫於淮徐。而江左士大夫。曾無延林之恐。益事宴遊。其於徵色選聲。極意精討。以此狹邪紅粉。各以容伎相尚。而一時喧譽。獨推章臺居松久之。屢以刺謁陳陳巖正。不易近。且觀其名紙。自稱女弟。意滋不悅。而虞山宗伯與陳齊望。魏科瞻學。又於陳為先輩。因昌言於人曰。

天下惟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學士者不嫁。適宗伯喪偶聞之大喜。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錢之門多狎客。往來傳致。迄於庚辰冬。月柳始遇宗伯。為築我聞室。十日落成。促席圍爐。相與錢歲。柳有春日我聞室之作。詩曰。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國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烟月是愁端。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幃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欄。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驗蓀之恨。方殷。解珮之情愈切矣。辛巳初夏。結禱於芙蓉舫中。蕭鼓過雲。麝蘭襲岸。齊宇合香。九十其儀。於是三泖薦紳。喧馬騰議。至有輕薄之子。擲磚彩鷗。投礫香車者。宗伯吮毫濡墨。笑對鏡臺。賦催粧詩。自若。柳歸虞山。宗伯目為絳雲仙姥下降。仙好樓居。乃枕峰依堞於半野堂後。構樓五楹。窮丹碧之麗。扁曰絳雲。大江以南。藏書之家。無富於錢。至是益購善本。加以汲古雕鐫。輿致其上。牙籤寶軸。參差充牣。其下黼幃瓊寢。與柳日夕晤對。所云爭先石鼎。搜聯句。薄怒銀燈。算劫碁。蓋紀實也。宗伯吟披之好。晚齡益篤。圖史較讐。惟柳是問。每於畫眉餘暇。臨文有所討論。柳輒上樓繡閣。雖縹緲浮椽。而某書某卷。指示火纖。百不失一。或用事微有舛訛。隨亦辨正。宗伯悅其慧解。益加憐重。國初錄用前朝者舊。宗伯赴召。旋呈吏議。放還。由此專事述作。柳侍左右。好讀書。以資放誕。登籠之客。皆至高閣。有時貂冠錦靴。或羽衣霞披。出與酬應。否則

肩筠簪訪於逆旅清辯泉流雄談鋒起即英賢宿茂莫能屈之宗伯殊不芥蒂曰此我高弟亦良記室也常戲稱為柳儒士越十年庚寅絳雲樓災時移居紅豆村莊良辰勝節必放舟湖山佳處留連唱和望者疑以為仙其中秋日攜內出遊詩曰綠浪紅闌不殊愁參差高柳蔽城樓鶯花無恙三春侶蝦菜居然萬里舟照水蜻蜓依鬢影窺簾蛺蝶上釵頭相者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韻和曰秋水春山澹暮愁船牕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依蘭櫂無藉輕雲傍彩舟月幌歌闌尋麈尾風林書亂覓搔頭五洲烟水長如此願逐鷗夷泛急流其他篇什多附見有學集不盡載生一女嫁毘陵趙編修玉森之子康熙初嗣子孝廉君迎宗伯入城同居而柳與女及婿仍在紅豆村踰二年而宗伯病柳聞之自村奔候未幾宗伯捐館柳留城守喪不及歸也初宗伯與其族素不相睦乃托言宗伯舊有所負梟悍之徒聚百人交訐於堂柳泣然曰家有長嫡義不坐受凌削未亡人奩有薄貲留固無用當捐此以賂兇而紓難立出帑千金授之詰朝喧集如故柳遣問曰今將奚為宗人曰昨所頒者夫入之長物耳未足以贍族長君華館連雲腴田錯綺獨不可割其半以給貧窶耶嗣子懼不敢出柳自念欲厭其求則如宋之割地地不盡兵不止非計也乃密召宗伯熱親及門人素厚者復糾紀綱之僕數輩部畫已定與之誓曰苟念舊德毋渝此言咸應曰諾柳出廳事婉

以致辭。曰：妾之資盡矣，誠不足為贈。期以明日置酒合讌，其有所須，多寡惟命。府君之業故在不我惜也。衆始解散，是夕執豕魚羊肆筵設席，申旦而羣宗屬至。柳諭使列坐，喪次潛令健者闔其前扉，乃入室登榮木樓。若將持物以出者，逡巡久之，家人心訝入視，則已投繯畢命。而大書於壁曰：并力縛飲者，而後報官。嗣子見之，與家人相向號慟。絳紳之屬先一日預聚於室，隨出以盡縛兇黨，門閉無得脫者。須臾邑令至，窮治得實，繫兇於獄，以其事上聞，置之法。夫河東君以泥中弱絮識所依歸，一旦遭家不造，殉義從容，於以禦侮，於以亢宗，詎不偉歟！方宗伯初遇柳時，黝顏鮐背，髮已鬢髮斑白，而柳則盛鬢堆鴉，凝脂竟體，燕婉之宵，錢曰：我甚愛卿如雲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愛君髮如妻之膚，膚如妻之髮也。因相與大笑。故當年酬贈有風前柳欲窺青眼，雲裏山應想白頭之句，競傳人口，而不知一與之醜終身以之，即奉雁絳絲，有所不逮也。如此。

湯素晚

湯氏素晚，字雅卿，大都吳嘯雲中饋也。僑寓吳中，以避風鶴之警，畫軫文楸，藉以永日。偶爾點筆，輒亦悲豔。丙戌除夕詩云：病餘弱質困烽烟，鬢入今宵怕說年。臘盡不知春歲月，春來猶見漢山川。何勞茂草牽鄉夢，自有梅花作客緣。眉案未輸鴻與雁，只愁時事正紛然。

墨池

李研齋之繼室曰鍾山秀才浮渲梳頭凝粧特妙。每一出遊則秦淮麗人爭相窺儂。其婢墨池性亦明慧。秀才常畫蘭竹。池輒侍側。宜墨之淡。令以口受筆。退其墨。李詩云。別有香在口。莫畏臙脂黑。此墨池所由名矣。

昧娘

昧娘者。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鎮。祖某以閩閩世宦。累貲億萬。其父某。盡散其貲。畜古名畫。環室為香木城。城有十架。架藏百卷。為率。各以鏤金牌記之。其錦韜玉軸者為最品。昧方四五歲。性聰良。善記誦。父嘗戲舉古人姓名。叩以所作某畫。昧即指第幾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愛之。令其掌鏤金牌。而司畫城。呼曰畫奴。長及齒。戲作花鳥小圖。工刀札。善吟咏。姿體絕麗。未嘗假粉脂。而浮香發豔。盈盈欲仙。星眸流離。遠黛明媚。復媽然善昧。故其母氏更畫奴名為昧娘。明甲申歲。海內鼎沸。兵燹所被。諸郡縣皆陸沉。秋八月。昧與父母夜飯。罷畫楹間。列繡燈圍。以紫絲步帳。月光掩映。簾幙昧方研墨濡穎。手摹吳道子畫觀音像。將寢於隣側。醉香庵。施其庵之女冠。未舉筆。忽聞號呶成雷。燎火四張。外宅大呼曰。兵至矣。兵至矣。昧倉卒入內閣。取畫城之錦韜玉軸者。持以出。從父母走僻巷中。潛達金牛村。居金牛村三載。賣

珠以綴衣傭繡以佐饌備旅食之困時舜水廬室志為仄燼亂稍定昧父將理故業而無資可繕昧泣然曰吾家世業隆大不幸蹈於離亂覺覺飄寄非長策也聞女之姑在午溪東新巷姑以艾孀守貞女可就訪合居共為晨昏女裝中有古畫十餘卷售之當得千金父以其值稍葺故廬而新之女時可從父母從容完聚耳父然之為買小舫從一女奴曰問香賦詩淚別詩曰漂泊何由返故園桃花春雨照離魂憑將別後雙紅袖記取東風舊淚痕遂至東新巷次於姑家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於新巷亦豪族倩夫以癩床之病走死亂軍無子倩故甚愛昧娘視昧娘若子也倩有表之自出潘生緒其親與倩乃異姓之叔嫂生故世胄其父母以行穢見黜於族做倩之側舍以居生能詩文然無士君子行窺倩寡處聞寂日以事請見眯目哆口敬肩攝足以意挑倩娘倩娘意惑焉久而相悅昧之臥室去倩之臥室可百武在東廂小紅樓鎖簾閉幃旦晚不下樓級倩之事問香稍知之以告昧昧嘿不應倩之家有一園名隔夢景頗幽勝時暮春初旬倩娘辟諸女從逸昧娘往遊昧辭以午繡方倦倩頻促之乃啟隔夢門轉曲池上小山左側憩半峰亭綠柳數樹紅欄三折茶以竹鑪碁以石磴復轉而左隔太湖石累丈海棠盛開爛如繡屏綠海棠行數十武一徑皆櫻桃花一徑皆薔薇花倩曰櫻桃未子而花容少媚不若薔薇紅香可愛也挈昧左腕低扇微笑乃至薔薇架



下。瞥然一聲。片花亂舞。落紅滿髮。髮間垂垂拂衫袖。有細彩流蘇。貫相思子。綴以同心鳳凰結。雜花而墜。中昧之右肩。昧驚愕。隔花望見一生烏巾。倩容凝睇於昧。問香遽呼之曰。潘秀才從誰來耶。倩娘曰。潘郎從櫻桃徑來耶。郎素不識昧娘。何敢唐突西子。生視而笑。倩亦視生而笑。遂散去。昧知倩之責己也。賴顏不懌者累日。蓋倩娘素悅於生。恥昧之獨為君子也。故潛生於園以俟昧之至。將市穢於昧。倩知事不可諧。於是始不懌於昧。而為生計益深。一日昧娘曉粧。方竟綺牕無事。偶疊紅牋作細字集唐句。成一絕云。早是傷春夢雨天。鶯啼燕語報新年。東風不道珠簾捲。引出幽香落外邊。蓋隱刺倩事也。書畢以玉篆獅鎮紙。忽聞樓級有點履聲。乃倩娘至。昧拾袿連襪趨迎倩。紅牋詩猶在鎮獅下。昧急取置鏡臺。鎮榻內而尾紙半露。倩出讀之。納於杏衫左袖。遽下樓級。昧止之不能愧悒而已。倩出中堂。適遇生於梧桐軒下。倩出牋於袖。望生而投曰。櫻桃徑上有援琴之挑。梧桐軒中。乃無擲車之果耶。生舒牋展視。乃絕句云云。後有畫奴戲草四楷書。倩曰。畫奴是昧娘小字。紅牋是潘郎良媒也。生攜牋而去。後累日新霽。始涼金風。初扇。沼荷零香。庭草淒綠。昧孤坐凝眸。惘惘有思歸之意。見問香攜斑竹鎖絲籃。籃置畫金小方奩。進曰。倩娘以為娘午茶。少潤詩脾。開奩視之。乃石榴子二盒。金柑四蒂。果盡覆奩。奩衣下文錦尺幅。繡帶雙結。密織重重。發織而觀。則薄赫

蹠也得五十六字云。珠樓十二夜初長。秋恨應知怯晚粧。巫水有雲通楚佩。賈牆無夢問韓香。錦絃舊瑟調鸚鵡。蘭酒新醞憶鸛鷺。落月斜廊無限意。可能流影到西廂。篇末着云。米在田而可實。水非米而何炊。昧以指畫者久之。作潘字狀適焉起立。碎紙而擲於地。墮髮拂衣。遂往見倩。時倩方坐繡榻。裁鳳花細鞵。忽見昧。以昧至。意必有合。移席駢坐。為昧整髻。上墜釵。昧暈臉潮紅。巖容噎氣。良久乃言曰。姪以穉年。背慈就外。孤跡單心。托命於姑。以姑之惠。被以綺繡。餌以珍錯。良厚矣。乃不訓之以德。而假道於不令之生。傳以褻詞。姑縱不愛姪。獨不自愛乎。曩者以楮墨閒情。染成小句。姑掠而取之。致以穢意見誘。修筠有節。高柏有心。豈相浼也。陌上之金。尚不能亂桑中之婦。而謂紅閨流葉。乃自媒於東牆宋玉哉。姪非敢斷絕雅恩。然久安於此。實敗令名。請從此辭。敬啟再拜而起。倩以好言固留。不許。時舜水已成小築。昧之父母將欲迎昧。昧適歸。驚喜道故。昧所不悅於倩娘者。匿不以告也。先是生之父母。為生婚於王氏。自溺志於倩。遂背婚於王。王亦以生狂蕩無檢。字女他姓。至是生欲因倩娘求合於昧。而不愜其願。故揚紅綫之詩。以誣昧。使聞於昧之父母。因而求娶。閱歲餘。倩以他事至。昧父母家起居外。並為昧議姻。口善心語。未白其人。而數目昧父。昧父無忤色。因極口潘生之才。而諱其貧。又附昧母耳密語。昧父母嘿然相顧。微歎。遂首肯之。倩歸即為生致六

禮。昧父母擇吉。將贅生於家。而絕不以聞於昧。至宴爾之夕。銀缸斜照。繡帳高張。夜闌徹粒。流盼見此良人。則即隔夢園櫻桃花下生也。昧大號慟。絕而後甦。問香馳走。驚呼昧父母至。昧悲極不能言。良久唯曰。倩娘誤我。父母再四排解。然伉儷之際。非其本情。雖勉為笑語。而眉嫵間鎖。愁駐恨如。不勝致居又二年。生亦構數椽別墅。挈昧以歸。生之父母窮悍虐素。知昧之不禮生也。為盛怒以待昧。昧拜告方畢。含啼入室。意不聊生。歲辛丑。生以不給家食。為硯耕之謀。復隙窺館之隣女。見黜於主。昧愈不禮生。生大愠。昧叱詈之。聲達於庭戶。昧支頤語生曰。薄命之薄。啣冤可知。狂童之狂。負心若此。何賴何眉。無恥無禮。我死為鬼。爾生尚能為人乎。語未竟。鞭楚亂下。散髮蒙面。流血被肩。維時明月入戶。青燈閃閃。昧矇目嗚咽。而歎曰。命盡此矣。令問香於故篋中。取愁鹽一卷詩詞若干首。及綠牕小寫百葉。皆幼時所畫花鳥粉本。悉焚之火。乃裂帛盈尺。和淚為書。授之問香曰。遲明。汝為吾送易氏爹娘書略云。女不幸少。逢離亂。骨肉飄依。兩地異處。况復長年羸病。自知弱質。易殤。薄雲難壽。然從垂髫以來。溺情芸藝。散志蠶圖。將謂結褵名族。執爨良家。俾慈幃二人得慰心於白髮。竊所願也。不意媒妁之欺。近在至戚。湮我素名。織彼善計。致匹合於瑣類。終身之仰。失在一朝。怨魄不舒。愁魂欲斷。豈知有生之樂哉。女自春首分袂。而後鬱為沉疾。嘗累日一粥。而見粒則嘔。薄

飲不及蠡勺。悲苦之狀不可殫陳。當夫蘭門暮掩。薄寒中人。簷雨浙瀝。燈花頻落。砧聲遠飄。誰鼓斷續。女於斯時。淒其淚零。倚枕竟夕。不知憂之何從也。及夫畫牕曉開。麗花笑暖。慧鳥爭啼。凭欄數迴。因思穉年西園隨伴。踏青始歸。泛錦瑟於芳樓。馳紅衫於細馬。匏絲桐雜諧。笑為護方之今時。遂若隔世。同是一身。而苦樂頓異。命之不猶。夫復何言。今秋負心。人以窺踰。夫意。遷怒於女。苔楚千態。垂垂待斃。無復生理。爰令了髮問香。告情父母。即夜是命盡之日。父母一來垂視。永以遐隔。綠香帳裏。豈有冷翠零膏。紅葉牕前。莫問韶顏穉齒。將見柳眼露凝。埋春化淚。蓮心風折。劈恨成絲。明月三更。天涯草碧。還家之期。當在曉風新夢間。耳父母春秋已高。強飯自愛。無以女為念。幸收女餘骨。覆以坏土。得以脫迹人間。銷形天上。梁黃槐綠。烟冷雲荒。遂畢此生矣。孟光同隱。未得其人。弄玉俱仙。徒為虛語。獨念父母畜我不卒。繞膝之歡。邈矣難再。梅花猶在額乎。蓮花猶在足乎。鏡臺舊影。翠帷餘香。姍姍其來遲者。知是亭亭倩女魂也。及晨。睽父母得書。憤駭長慟。而至。則睽已縊於前軒左櫬間矣。生與父母俱逃。莫曉所在。睽父母及易氏諸戚。乃棺睽於兩楹。而以問香歸。蓋珠之為人。風神散朗。亦珊珊流雅。而幽情如織。慧心長結。藝能窮巧。而貌若不知。咳唾生珠玉。而寡於辯給。接管成牘。而揮染必本於性。故寫愉則墨以歡露。道哀則字與淚并。蓋孝穆所謂妙解文章者也。惜

紫紉無托紅顏非耦才豐命壽生短恨長悲哉。昧生纔二十四歲。殮後數日。忽有豪士。執髯奉髮。紅巾綠纓。跨劍躍馬。而馳。後從碧眼奴。背負血囊。至昧之門。排門直入。臺立馬。柩前。掀髯大呼曰。負心人已殺之矣。從者下囊。前傾血模糊。一髑髏着地。疾走乃生之首也。其明年午溪盜亂。倩娘虜去。不知所終。人咸以為昧寃之所雪云。

### 顏吳才媛

顏芳在字柔仙。桐鄉工部雪臞公女也。歸我邑爛溪周氏。所著有偶葉草。其送春詩最佳。詩曰。豈是春歸候。憑欄意忽離。綠酣鶯語溢。紅瘦蝶魂癡。澹泊無羣好。幽閒與古期。欠伸方欲起。風雨到牕時。工部第五子祁之婦吳。亦能詩。月夜夢歸有感云。假寐承顏到膝前。花枝明月話歡然。正當絮語牽衣際。白鶴一聲悲遠天。工部示祁書曰。閨閣之詠。不嫌婉弱。唐詩所選。亦無高老之什。看其用筆靈活。若白鶴一聲悲遠天。直可與諸姑相伯仲。芳在妹宛。在綺才蘭質。不遜柔仙。以所適非耦。抑鬱而夭。吳名徽。字似音。

### 李婦金氏

距余居里許。有民家女金氏。幼無以自育。年十二。歸里人李乙。乙之父以治皮為業。人呼之曰皮。皮性茂而愚。受人值。為其驅使。即利害無所避。康熙戊申。里中大姓有事。臧獲無可使。

者以命皮。皮慨然任之。及事發。詞株及皮已就縛。乙奮身走郡。告郡守曰。此皆乙所為。無與吾父事。於是郡守釋皮。拘乙。論法當流於秦。金氏計且偕往。間關數千里。不免多露之虞。泣曰。我從我夫。而不獲終事我夫。不若完節以報我夫之為愈也。雖然。我夫未行。吾不可以先死。雖貧家無簪珥可鬻。而竭手指勞。猶足供饘粥俾羸人無患饑渴。乙在禁數月。金氏拮据紡織。因得製衣置食。往來餉乙。見者為之泣下。乙酉夏。郡遣流人。乙之里同累者二。其二人之婦。皆促裝為從行計。氏獨托其三歲女於姻。乃往見乙於獄。曰。勉之。自愛。新婦將為君養姑地下耳。歸未至家。恐有覺其將死者。遂自裁於他氏室。時年二十二。金氏死。閱月。同里諸君子。為位於崇義寺。設醮三日。各以詩文弔祭。嘉其得死所也。

### 樓梧閣

桐城吳氏年二十五而寡。以其所居有樓梧閣。世遂稱為樓梧閣。吳氏秉性高潔。好讀歷代羣史。而艷詞小說屏絕弗觀。今聞其年六旬有奇。已屆梳雪之辰。尚勤操冰之業。著有吟咏。蒼古悲涼。無脂粉氣。若置之朱鳥集中。又為閨閣另開一生面矣。余於番禺宰姚公官署。得金陵懷古詩八章。錄其四而存之。咏南齊云。六貴同朝激虎彪。橫江勒馬下雍州。銀鎗酒市春雙鬢。玉屣蓮臺月半鈎。趙鬼西京諳漢賦。阿兄東閣壓通侯。誰知講武旄頭入。芳樂茹吹

碧巖秋咏南梁云。同奉齋中拜佛囉壽陽千騎渡江波。金甌突向中原缺。寶劍空鳴萬卷多。五月誰勤君父難。七官先反弟兄戈。江淮廢後襄陽促。秋草臺城放索駝。咏南陳云。臨春閣上萬花妍。寶帳朱簾暮。急烟。鼙鼓飛衝朱雀路。軍書壓損繡牀邊。嫦娥入月昏。銀鏡狎客還。家碎錦箋。賸有景陽宮畔井。胭脂春水咽殘絃。咏南唐云。江南一劍捲秋霜。半壁山河入雒陽。百尺樓空蓮葉碎。翠微亭冷烏聲荒。臨城悽愴填宮曲。辭廟倉皇聽教坊。日夕淚痕誰洗面。錦書封恨報紅粧。

小鸞

我邑葉工部。與其夫人沈宛君。才華絕艷。子女數人。無不具有彩筆。而小鸞字瓊章者。其幼女也。鸞方十齡。與母氏初寒夜坐。於是銀蟾漾影。金粟凝香。漢灑既零。漸成涓滴。宛君口占一語曰。桂寒清露濕鸞。鸞即應聲對曰。楓冷亂紅凋宛。君驚其敏慧。尤心憐之。惜未笄而卒。其詩詞附午夢堂集行世。

宛在

顏芳在之妹。宛在。適吳興貴公子。其性蠢愚。偏多忿忌。每出則鍵宛在於深閨。庭涼月皓。徑煖花芳。不許一至。吟玩宛在。以茗中人呼之。結褵而後。意不聊生。憔悴經年。遂至奄逝。余見

其遺稿二絕句云。秋入重門夜似年。麝蘭香燼不成眠。梧窗坐聽瀟瀟雨。挑盡殘燈獨黯然。  
黛痕消滅兩眉峰。強起臨粧意已慵。對鏡自疑非似我。可能描取舊時容。似此愁言。讀者尚  
堪腸斷。况拈管之人乎。

張麗人

麗人姓張氏。其母吳倡也。以善歌轉籍入粵。生麗人。體貌清潔。性質明慧。幼即能記歌曲。尤  
好詩詞。每吟唐人銅雀春深之句。自名二喬。客或語二喬雙稱也。不如呼為小喬。麗人應聲  
曰。兼金雙璧。名有相當。因笑指鏡中影曰。此亦一喬也。於是二喬之名。豔稱於時。麗人稍長。  
其母將擇伶之美者贅焉。仙城豪貴。謀為落籍。有以三斛珠挑之者。麗人堅不為動。長歎辭  
曰。我母愛我。不可躉離。且已委身字人。蝶粉可污。燕巢終在。不聊勝於入他人手。吼獅換馬。  
又隨風飄泊。哉年甫及笄。麗人隨諸伶於村墟。賽神作劇。夜宿水二王廟。夢王刻期聘之。為  
妃。醒以語其母。泣然淚下。拍板而歌。羅郎比紅。諸絕宛轉悲愴。及期無疾而逝。粵人黎美周  
誌其墓曰。嗟乎。予知麗人。故不屈於勢者。王何由致之。豈洛水凌波。乃符銅雀之識耶。若夫  
粉黛何假。美人何真。艷色等空。春花易謝。後之過者。知為麗人埋香處。明月為鏡。清風引蕭  
好鳥和歌。蛺蝶自舞。徘徊其間。倘有霧鬢風鬟。一唱三歎者出焉。能不為傳書之柳毅乎。



觚賸卷四

吳江鈕 琇玉樵輯

燕觚

朱園墓表

燕市旅舍。有廬陵貢士。述其土故事云。歐陽文忠公。為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瀧岡阡表。成勒諸石。遣吏齋之歸。并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唯碑在焉。因共擠之江。龍乃冉冉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實告郡守。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則碑已歸。然植於其側矣。守墓者曰。昨夜震電發土。碑於是出也。薄視之。見表文中。獨以朱園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額及跌。不絕。殊迹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乎。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遠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於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於斯。

請鄭

潘稼堂未過時。常游京華。與余同主於柯都諫家。柯同鄉鄭文谿。少年善詠。以潘夙有高尚名。口占一絕嘲之。起曰。夷齊陸續到皇畿。日向朱門乞歲薇。云云。潘即和韻答曰。蒲東回首

思依依。欲向關西心事違。輸却櫻桃紅一點。春風重着繡襦歸。每句隱一事。誚鄭子笑謂其詞絕妙。而意極虐。

### 西園蘭石

山右旅店。舊有彭西園姬人所畫蘭石。兩昏紅壁。芳墨摧殘。王阮亭士禎題其後云。無復湘中見。汜人西園蘭石愴。猶新回思十五年前事。空有蛛絲絡暗塵。

### 延平女子

郵亭旅舍好事者。往往質為中幘之語。書以媚筆。以資過客傳誦。多不足信。沈公子二聞夜宿塚莊。所見延平女子題壁詩。騎塵未遠。墨痕猶新。小記短章。悽惋可誦。惜其依違寡斷。閱者不無夫人少商量之歎也。序云。妾閩嶠名家。延平著姓。十三織素。在家賦嬌女之詩。二八結褵。新婦獲參軍之配。何異莫愁南國。得嫁阿侯。庶幾弄玉秦樓。相逢蕭史。方調琴瑟。頓起干戈。夫死於兵。妾乃被掠。含羞辭故里。魂銷劍浦之津。掩面疆登輿。腸斷西陵之路。茲當北上。永隔南天。爰題驛舍數言。聊破愁城百疊。嗟乎。昔年薰香染翰。粉印青編。今日滴血濡毫。緙封紅淚。秋墳鬼唱。哀似峽猿三兩聲。青塚魂歸。恨擬胡茄十八拍。詩云。野燒獵獵北風哀。細馬羶車去不回。紫玉青陵帳已矣。泉臺當有望鄉臺。那堪驛舍又黃昏。檠燭三條照淚痕。

想像延津沉故劍。相期青塚一歸魂。昨夜嚴親入夢來。教兒忍死暫徘徊。曹瞞死後交情薄。誰把文姬贖得回。不道臨時死亦難。殭為歡笑淚偷彈。同行女伴新梳裹。皂帕蒙頭壓繡鞍。後書庚申季秋延平張氏題於沂水縣塚莊驛舍。

杜亭

德州盧世灌營杜亭。設子美像自稱杜亭亭長。者杜詩胥劍後疏祭告詩曰。十年曾有約。三歲始能成。

劉將軍

劉將軍挺勇敢善戰。每奏功以負氣難下人。故旋起旋廢。奮健兒戰馬。雖家居。恭養如平日。黃貞父令進賢將軍歎之。偶及技勇。命取板扉。以墨筆錯落亂點。袖箭擲之。皆中墨處。又出戰馬數十疋。一呼俱前。麾之皆却。噴鳴跳躍。作臨陣勢。見者稱嘆。將軍曰。某投閒何足惜。獨令羣馬伏櫪。思戰場為可惜耳。言已歛。歛貞父亦改顏良久。

李侍御

山左李侍郎望石。初名立。其選庶常也。世祖舉御筆改名贊。元後以監察御史出按楚。時鄂渚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佯置不問。一日。餞客江

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即置之獄。遠近顯要為之求解者。書牘盈案。李概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我少時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通符。尚欲覲生乎。

### 癸未榜

崇禎癸未一榜。結有明全代之局。然是科殊多盛事。子先登第。則南豐湯紹中子來賀。庚辰進士。壬午紹中鄉薦。來賀以揚州司理。分校南闈。所取徐徽麟與紹中同登會榜。而門生乃為年伯。父子同科。則常熟王曰俞。丁卯孝廉。六上春官。至是與子澧捷。而榜中復有一王曰俞。陽城人。兄弟同科。則全椒吳國鼎。龍並為詩魁。四代進士。則武進吳剛思。而剛思母丁氏。乃觀察亮之媵。三子並貴。柔思壬戌進士。簡思辛未進士。五經中式。則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颺。仕於本朝者有五相。陳名夏。張端成。克鞏。杜立德。梁清標。六尚書。王崇簡。張玄錫。胡統。虞白。衛謙。姚文然。朱鼎延。後人繼起者。有狀元歸允肅。榜眼李仙根。吳昂。探花張豫章。會元宮夢仁。解元何龍文。其外甲乙榜百餘人。皆前科所未及。

### 鬼徒

宣城高檢討道山言其族兄某於崇禎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窗榜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目不識丁欲使稍習文字畧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被其鹵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

### 半仙

李道人言未來事多奇中甲午從山東入京皆稱為半仙朱少宰鼎延有子應順天試詢得雋否李大書云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為嘉兆及榜發解首乃田種玉而未名馬成龍也梁司馬清標嘗邀之飲同會六七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即書片紙真燭檠下頃之座中共話關壯繆出處俄有致書與梁者發示無一字翻柬背則字在焉李因取紙出視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有送東者至顛之倒之大可笑也眾皆拊掌久之

### 驢孕石

京師有宋姓者武定相公鄰園之僕也自其家來至京邸去彰義門尚數里忽黃霧四起擁驢不得行少頃霧散驢踉蹌抵門腹陡脹而斃剖視其腸有卵一枚大可容升許物其色白

紫相間而堅如石。桐人云乘熱取置麥膚。經宿尚可復大一圍。試之果然。

### 粵藩豫定

顏方伯敏裁缺家居。久不得調。康熙十六年江南藩司缺出。客有以經營之說進者。顏曰。吾向在西秦元旦假寐。夢乘官舫。舫中白榜青畫。有月臨波。作案雲倚樹為屏之聯。出觀兩岸。紳士稠雜。皆云迎方伯公者。行已至廣西界矣。十年前曾有此兆。異時當補粵藩。他非所望也。閱二載。顏以舊例引見。忽欽點粵西。竟沒於任。

### 再世婚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即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重堂蓬室。皆若素游。直入踞床南面。而為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眾方匿笑。旁晚。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度。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上曰。天命之也。待十

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 圓圓

延陵將軍。美丰姿。善騎射。軀幹不甚偉碩。而勇力絕人。沈鷲多謀。弱冠中翹關。高選。表馬清狂。頗以風流自賞。一遇佳麗。輒為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常讀漢紀。至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慨然嘆曰。我亦遂此願足矣。雖一時寄情之語。而妄覲非分。意肇於此。明崇禎末。流氛日熾。秦豫之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以南。阻於天塹。民物晏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甚。有名妓陳圓圓者。容辭閑雅。額秀頤豐。有林下風致。年十八。隸籍梨園。每一登場。花明雪艷。獨出冠時。觀者魂斷。維時田妃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為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由母后進之。以紓宵旰憂。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貲。購圓圓。載之以北。納於椒庭。一日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同里順意者。茲女吳人。且嫻竟伎。令侍櫛盥耳。上制於田妃。復念國事不甚願。遂命遣還。故圓圓仍入周邸。延陵方為上倚重。奉詔出鎮山海。祖道者綿亘青門以外。嘉定伯首置綺筵。餞之甲第。出女樂佐觴。圓圓亦在擁紉之列。輕鬟纖履。綽約凌雲。每至遲聲。則歌珠疊疊。與蘭馨併發。延陵停卮流盼。深屬意焉。詰朝使人道情於周。有紫雲見惠之請。周將拒之。

其暱者說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嚴關鎖鑰。尤稱重任。天下尚隆推轂之儀。將軍獨  
當受脤之柄。他日功成。秦凱則二八之賜。降自上方。猶非所怯。君侯以田實之親。坐膺紱冕。  
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陳。何惜一女子以結其歡耶。周然其說。乃許諾。延陵陸辭。  
上賜三千金。分千金為聘。限迫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具奩。賸擇吉送其父。襄家未幾。闖  
賊攻陷京師。宮闈殲蕩。貴臣巨室。悉加繫纆。初索金帛。次錄人產。襄亦與焉。闖擁重兵。挾襄  
以招其子。許以通侯之賞。家人潛至帳前約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不能隱。以籍入告。延陵遂  
大怒。按劍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為。即作書與襄訣。勒軍入關。縞素發長隨。  
天旅西下。珍賊過半。賊憤襄殺之。懸其首於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慘屠。蓋延陵已有正室。  
亦遇害。而圓圓翻以藉入無恙。聞棄京出走。十八營解散。各委其輜重。婦女於途。延陵追度。  
故關。至山西。晝夜不息。尚未知圓圓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都城搜訪得之。飛騎傳送。延陵  
方駐師絳州。將渡河。聞之大喜。遂於玉帳結五綵樓。備翟芾之服。從以香輦。列旌旗。蕭鼓三  
十里。親往迎迓。雖霧鬢風鬟。不勝掩抑。而翠消紅泣。嬌態逾增。自此由秦入蜀。迄於東鉞。滇  
雲。垂旒洱海。人臣之位於斯已極。圓圓皈依上將。匹合大藩。回憶當年。愛羅幽谷。挾瑟勾欄。  
時。豈復思有茲日。是以鶴市蓮塘。採香舊侶。艷此奇逢。感有咳吐九天之美。梅村太史有圓



圓曲曰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紅顏流落  
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宴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實家侯門歌舞  
出如花許將戚里瑩侯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  
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漿去如飛何處豪家  
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  
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坐客飛鴈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晷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  
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抵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  
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遍索綠珠園內第獨呼絳雪  
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鬟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  
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專征蕭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  
開粧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伎師憐尚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業共是  
啣泥燕飛上伎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  
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  
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

照汗青君不見官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塵生鳥自啼。儼廓人去蒼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為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此詩史微詞也。皇朝順治中。延陵進爵為王。五華山向有永曆故宮。乃據有之。紅亭碧沼。曲折依泉。傑閣豐堂。參差因岫。冠以巍闕。繪以雕牆。袤廣數十里。卉木之奇。運自兩粵。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管絃錦綺。以及書畫之屬。則必取之。三吳。綉載不絕。以從圓圓之好。延陵既封王。圓圓將正妃位。辭曰。妾以章臺陋質。謬污瓊寢。始於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闊。幸保殘軀。獲與奉匱之役。珠服玉饌。依享殊榮。分已過矣。今我王析珪胙土。威鎮南天。正宜績鸞戚里。諧鳳侯門。上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裨屬。稽之大典。斯曰德齊。若欲蒂弱絮於繡裯。培輕塵於玉几。既蹈非耦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別娶中閫。而後婦悍妒絕倫。羣姬之艷。而進幸者。輒殺之。唯圓圓能順適其意。屏謝鉛華。獨居別院。雖貴寵相等。而不相排軋。親若姊妹。圓圓之養姥曰陳姑。幼從陳姓。本出於邢。至是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為女道士。霞帔星冠。日以藥蠟經卷自隨。延陵訓練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晷而還。府中或事有疑難。遇延陵。恕不可解者。邢致一二婉語。立時冰釋。常曰。我晨夕焚修。為善是樂。他非所計耳。內外益敬禮焉。今上之癸丑歲。

延陵造逆丁巳病歿戊午滇南平藉其家舞衫歌扇梅惠嬌鶯聯艦接軫俱入禁掖邢之名氏獨不見於籍其玄機之禪化耶其紅線之仙隱耶其盼盼之終於燕子樓耶已不可知然遇亂能全捐榮不御飯心淨域晚節克終使延陵過於九原其負愧何如矣

### 李旂六

嘉善李旂六遇京師臘脂卷有微疾鄰之兄弟二人居肆者也傍晚闔戶纖月流照窗間其弟方寢見窗外有人歛然而過驚以為賊呼兄出共攬之無所獲因攜燈扁室其弟忽仆地為鬼語曰吾欲至某家攝人誤入汝室汝何閉我而不出耶速出我毋失我期遂洞開其門仆者寤而起是夕李旂六卒

### 水樹

喇麻國僧至京師其所經塞外地累月無泉道旁有樹極高大僧渴則以佩刀劔之輒水出如注飲之清甘駝馬亦給抽刃水止樹膚復合不知其何名也

### 姜郎

玉峰姜郎繡者性柔姿媚宛然金閨質也踏青之暇雅憇山亭偶歌步芳塵一闋珠聲圓於鶯囀吳生適至悅其佳唱橫笛和之繡凝睇良久意愜神投吳攜歸締盟密逾伉儷時有十

八公風流榮達心傾於繡。婉轉致之門下。分桃斷袖莫踰其寵。視人間麗姝皆為贅物。然繡情終屬吳生。雖餉以重寶。配以名姬。非所好也。十八公晉秩北上。偕繡以行。吳生追送湖干。僅於蕭鼓官船。黯馬目別。長慟而返。幾不欲生。於是日責其婦。揣稱玉趾。製雲蘭之履。十雙。復於鶴市。孫家買乾膜十瓶。緹攜緹負。徒步入都。露餐風寐者三十餘日。始達十八公之第。而朱閣海深。難成良覿。遂手提卧具。夜宿其門。繡聞之。輒為向隅。飲泣。十八公廉知其狀。憤憐交至。乃褫繡之服。裸而坐之於石。責其忘尊憶賤。怒貴懷貧。繡嘿無一言。嬌啼而已。維時紅日垂簷。纖肌雪耀。轉側低徊。益增妍艷。十八公翻然心動。隨以繡襦覆體。許其與吳生一見。乃有都下婉孌之徒。欽茲情種。蓬池月鹿。以青狐之裘。至柏府雲鷗。以紫貂之冠。至韋曲。燭奴以雙鴛之被。至杜陵琴客。以五花之裯。至或輸錢而僦華屋。或秩俎而進豐肴。韶顏環坐。玉映四筵。既而銀蟾入戶。角枕燦陳。羣髻畢退。二美相攜。迨於春明鐘動。十八公亟遣健者促繡還第。且將收吳而置之法。忽失所在。徧索九衢。莫知所之矣。

### 琥珀案

元輔巴公籍沒時。寶貨不可勝紀。有一書案。純以琥珀琢成。面嵌水晶。方廣二尺。下承以替。高可三寸。亦以水晶為之。貯水蓄金魚數頭。珠鱗碧藻。恍若麗空。見者歎為奇器。

竹垞詞

竹垞朱十中年以後出其詩古文之餘力。嘗攻於詞。故指事肖物。有從革之工。無雕繪之迹。即其裘馬清狂。昵昵兒女。亦偶然選情所托。非若淺斟低唱。滴粉搓酥。常引紅粧為知己者也。其自題江湖載酒集云。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題竹垞壁云。賦新詞。竹山竹屋言所宗也。以余觀之。殆又過焉。己未奉詔入都。時余亦在青門。相約和宋人樂府補題。有桂枝香。齊天樂等調。其咏蟹一闕云。緯蕭截水。見半漾湖波。半撐湖嘴。此際羞歌漸少。滿膝香穗。魚師菰飯。新炊後。任欹斜。振頭船艤。爬沙響。連江露白。一燈紅細。便入跪雙螯都利。被筠筐掩就。仄行無計。試放閒塘。蓼岸。描成秋意。須愁解甲。隨潮去。添瘦葦。一枝扶起。履霜聽遍。聲聲宛似。玉琴絲裏。再咏蟬云。蛻餘不作游仙夢。炎天愛浮涼。吹抱柳眠。慵栖槐影。合隨分小園堪寄。綠陰滿地。慣獨自。悠颺。一絲風裏。咽住殘聲。哀吟又聽別枝起。柴門亂喧。雨後濕雲斜照。落霞斷魚尾。南陌離亭。西風故國。多少愁人盈耳。兒童此際。看蛛網。簷牙。筠竿樹底。為恁驚飛。絃桐移素指。玩兩詞意。豈紫懷簪紱者。迨其入芸局。典棘闈。珥筆禁近。受春最隆。非常之遇。不且過於扶醉尋鈿一朝釋褐哉。

碧血

膠城黃陶庵先生為諸生時即深究性命之學。晚年始達以國事日非不肯出就官。乙酉城破投筆慷慨扼吭而死。弟偉恭與其徒侯幾道雲同日併命焉。後二十餘年幼弟洪耀出應魁邑試。是夜家廟神主震動作聲。徹聞愀然若數息者。己未歲余於都門遇陸翼王元輔。即先生門人也。以博學鴻儒召試。試時忽有風掣其卷恍惚間先生入夢。大書碧血二字示之。陸為悚悟。投筆而出。遂不與薦。

### 三別號

嘉善柯光祿岸初先生。常言昆山徐氏三崑季。皆世間偉人。其別號健庵。果亭立齋。各道性情。無不極似。余從游日久信其知言。相國面方口大。雙眸有光。寡於言笑。與客飲至酒深。或述往事。間發諧語。乃始微哂。壯坐移晷無倦容。盛夏必肅衣冠。雖門生故吏不以褻見。少時嗜奕及葉子戲。自晉秩大司成。遂絕不為。昔李九我為南祭酒亦然。蓋先後賢有同揆也。司寇溫厚凝重。短視而善鑿人。凡受其賞識者。次第盡擢巍科。吐握之勤。晨夕靡暇。常至口酬辨問。手繕簡牋。耳受陳稟。兼施並給。曾不闕誤。賓退而後。輒事鉛槧。即飲闌寢倦。從無釋卷之時。宮詹性恬榮進。稱疾家居。築室山南曰耘圃。檳榔檟素。列貯縹緗。竹塢蕭森。蓮池淡蕩。遊其門者。翛然有遺世之思。年五十有二始舉一子。遂命地師相地。客有問者曰。相地何用。

宮詹自指曰。將以藏此軀耳。時司寇與相國尚無恙。而宮詹方在盛年。遽為此語。亦足以見達天之致矣。不數載而司寇與相國相繼謝世。果亭先生特膺寵命。游陟宮詹。嗟乎。達天者其得天獨厚哉。

程公引

程汲字公引。其先本徽人。以行鹽寓居揚州。明末全家罹難。汲方十二歲。兵劈其首。仆久復甦。迨於既壯。身長八尺。狀貌魁梧。惟自頂及頤創痕尚在。願生產已盡。漂泊江湖間。適大賈方姓者。自楚反吳。汲附其舟。方呼與奕。奕甚善。飲之酒。酒盡數斗。神猶卓然。方心異之。因相約為兄弟。假以萬金。仍使行鹽。以繼前業。汲悉散其金。結交富貴客。康熙戊午。以太學生入貲。得杭州府同知。蒞任之明日。自持帚。筆大書署門曰。官居佐貳。不受民詞。往時頗以碁酒自豪。至是楸枰杯勺。悉皆屏絕。凡讞上之獄。必孚而輸。臨以權勢。不為屈誘。以賄賂不能通訟度之肅。等於憲府。未幾方姓者至。將理舊逋。嘉其室冷如冰。太息而去。閱三載。以卓異聞。遷河間府太守。旋陞直隸巡道。己巳。皇上南巡。命于中丞扈從。汲以巡道護理巡撫事。鑿回之日。迎候。舟車倉卒。不備。因削杖歸。乃還揚州故居。踰歲而歿。其沒也。門無賓客。室無媵婢。懷無子女。積無幣藏。孤燈總幃。老婦啜泣而已。觀其列駟樹戟。距布衣北行時。僅十有

一載耳。勃然而興。奄然而逝。當是槐下浮于。重成一夢也。

### 福壽難兼

人生之幻。原無常境。然以俗情而觀。必俟結局乃定。河陽趙玉峰士麟。為江浙巡撫。內陞少宰。康熙丁丑。子宸黼弱冠成進士。入詞林。太夫人適當百歲。御題百歲壽母以賜。是夏太夫人忽患脾泄。一夜數十起。旋即安善。強飯如初。舉朝共相羨慶。稱為萱瑞。不踰年而宸黼卒。少宰以哭子過痛。亦歿於己卯五月。觀其臨終疏語云。上有百歲老母。下無三尺遺孤。忠孝兩違。抱憾奚極。言念及此。壽母雖有奇齡。固不若先少宰而以脾泄之疾終也。常熟歸孝儀允肅。中年登鼎甲。其夫人相從京邸二十餘載。孝儀卒於官。無子。止生一女。遂嫁維揚。夫入孤身扶柩而歸。未幾。婿家以女病告。倉皇買舟抵揚。肩輿入視。女瞑目矣。遂長慟而出。亟命輿還舟。從婢揭簾請行。夫人拔笄自刺。已死輿中。夫幼育儒閨。長稱命婦。豈不謂榮。而遽遭並遘。至不欲生。何如綦縞者。流反得悠悠卒歲乎。是知目前之境。其倖獲之富貴。固無足欣。即現享之壽考。亦未足慶也。

### 服禁

宜與任。葵尊弘嘉。性儉樸而貌恭謹。王峰相國最器愛之。丙辰成進士。館選有期矣。葵尊猶



然蓋縷相國謂曰。廷見天子衣冠不在華侈。然亦須楚楚。葵尊曰。敬依夫子命。當借之同舍生相國哂焉。嗣以考選為監察御史。多所建白。獨請定服制。一疏滿漢大臣意。頗不愜。京師為之謠曰。九卿六部兩衙門。盡脫貂狐貉獐獐。待漏五更寒徹骨。人人致怨任葵尊。

晚遇

高詠字阮懷。別號道山。宣城人。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俱以詩古文見重於時。其跡死不羈。性亦相似。阮懷十五省試不售。年近六旬始歲貢入太學。崑山徐相國為大司成。奇其才。廷之家塾。常謂曰。先生弱冠蚤致盛名。余甫就傅。願一見顏色。不可得。今乃屈至門下。實慚且幸。阮懷唯唯。絕無遜讓意。又數年。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病去官而卒。西溟長身多髯。尤工書法。相國監修明史。疏其名以聞。因得借秩史館。屢試京兆。乃得雋。康熙丁丑成進士。時聖駕親征葛爾旦。奏凱旋京。舉朝獻頌。諸體畢備。唯西溟文最古雅。適遇傳臚。皇上特拔置一甲第三名。已七十有餘歲矣。西溟書素以行草擅長。登第後乃喜作小楷。以三指撮管端。懸腕疾揮。分行結體。疎密合度。其紙尾圖記曰。丁丑後書。

燕京元夜詞

京城元夜婦女連袂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陽門下。摸釘乃回。舊俗傳為走百病。海寧陳相

國夫人有詞以紀其事詞云華燈看罷移香屐。正遇陌遊塵絕。素裳粉袂玉為容。人月都無  
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怯。三橋婉轉凌波躡。斂翠黛。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遊。  
曾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相國夫人姓徐名燦。字湘蘋。才華敏贍。此  
其從宦京邸所作。

### 五經中式

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經題文。監察御史以違例不准騰  
錄榜發後知貢舉者疏二人名以聞。上許其一體會試。戊辰俱成進士。登詞苑。蓋特典也。比  
來咕嗶之家以帖括竊取科第。自本經而外。一無通曉。仕路之登進日繁。學殖之荒落日甚。  
查林二公乃能於風簷刻燭時。立就二十三藝。洵未易才。若非幸遇聖明。則格於成例。終至  
淹沈矣。考之有明三百年來五經中式者。僅二三人。崇禎甲戌會試。則福建顏茂猷。癸未則  
浙江譚貞良。馮元勳。今一科之內。而獲奇雋。又仍出於閩浙。於以徵化成天下。為尤盛焉。